

大正藏第 03 册 No. 0156

## 大方便佛报恩经 7 卷

[卷第一](#) [卷第二](#) [卷第三](#) [卷第四](#) [卷第五](#) [卷第六](#) [卷第七](#)

[序品第一](#), [孝養品第二](#), [對治品第三](#), [發菩提心品第四](#), [論議品第五](#),  
[惡友品第六](#), [慈品第七](#), [優波離品第八](#), [親近品第九](#).

No. 156

###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一

失译人名在后汉录

#### 序品第一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二万八千人俱——皆所作已办，梵行已立，不受后有，如摩诃那伽，心得自在，其名曰：摩诃迦叶、须菩提、憍陈如、离越多诃多、富楼那、弥多罗尼子、毕陵伽婆蹉、舍利弗、摩诃迦旃延、阿难、罗睺罗等。众所知识菩萨摩訶萨三万八千人俱——此诸菩萨久殖德本，于无量百千万亿诸佛所，常修梵行，成满大愿，悉能通达百千禅定陀罗尼满；不舍大悲，随诸众生，而能饶益；绍隆三宝，使不断绝；能建法幢，为诸众生作不请友；到大智岸，名称普闻。其名曰：观世音菩萨、得大势菩萨、常精进菩萨、妙德菩萨、妙音菩萨、电光菩萨、普平菩萨、德首菩萨、须弥王菩萨、香象菩萨、大香象菩萨、持势菩萨、越三界菩萨、常悲菩萨、宝掌菩萨、至光英菩萨、炎炽妙菩萨、宝月菩萨、大力菩萨、无量慧菩萨、跋陀和菩萨、师子吼菩萨、师子作菩萨、师子奋迅菩萨、满愿菩萨、宝积菩萨、弥勒菩萨、文殊师利法王子等，百千眷属俱。复有无量百千欲界诸天子等，各与眷属俱，赍诸天上微妙香华，作天伎乐，住虚空中。诸天龙、夜叉、干闥婆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人、非人等，各

与若干百千眷属俱，各礼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如来，大众围遶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。

尔时，阿难承佛威神，于晨朝时入王舍城，次第乞食。尔时，城中有一婆罗门子，孝养父母，其家衰丧，家计荡尽，担负老母，亦次第行乞，若得好食，香美菓蔬，仰奉于母；若得恶食，萎菜干果，而自食之。阿难见之，心生欢喜，偈赞此人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供养父母，奇特难及！」

有一梵志是六师徒党——其人聪辩，悉能通达四围陀典、历数算计、占相吉凶、阴阳改变，豫知人心。亦是大众唱导之师，多人瞻奉；执着邪论，为利养故，残灭正法，心怀嫉妬，毁佛法众。语阿难言：「汝师瞿昙，诸释种子，自言善好，有大功德，唯有空名，而无实行。汝师瞿昙实是恶人，适生一七，其母命终，岂非恶人也？逾出宫城，父王苦恼，生狂痴心，迷闷躃地，以水洒面，七日方能醒悟。『云何今日失我所生？』举声大哭，悲泪而言：『国是汝有。吾唯有汝一子，云何舍我，入于深山？』汝师瞿昙，不知恩分，而不顾录，遂前而去，是故当知是不孝人。父王为立宫殿，纳娶瞿夷，而不行妇人之礼，令其愁毒，是故当知无恩分人。」

阿难闻是语已，心生惭愧。乞食已，还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佛法之中。颇有孝养父母不耶？」

佛语阿难：「谁教汝，令发是问？诸天神耶？人耶？非人耶？汝为自以智力问于如来耶？」

阿难言：「亦无诸天龙、鬼神、人及非人来见教也。向者乞食，道逢六师徒党萨遮尼干，见毁骂辱。」阿难即以上事向如来说。

尔时，世尊<sup>熙</sup>怡微笑，从其面门放五色光，过于东方无量百千万亿佛土。彼有世界，名曰上胜，其佛号曰喜王如来。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。国名严盛，其土平正，琉璃为地，黄金为绳，以界道侧。七宝行树，其树皆高尽一箭道，花果枝叶次第庄严，微风吹动，出微妙音，众生乐闻，无有厌足。处处皆有流泉浴池，其池清淨，金沙布底，八功德水盈满其中；其池四边有妙香花、波头摩花、分陀利花、跋师迦花，青黄赤白，大如车轮而覆其上；其池水中，异类诸鸟相和而鸣，出微妙音，甚可爱乐；有七宝船亦在其中，而诸众生自在游戏。其

树林间，敷师子座，高一由旬，亦以七宝而校饰之，复以天衣重敷其上，烧天宝香，诸天宝花遍布其地。喜王如来而坐其上，结加趺坐。

彼国菩萨无量亿千，前后围遶，却住一面，合掌向于如来，异口同音，俱发声言：「惟愿世尊哀慈怜愍，以何因缘有此光明？青黄赤白，其色辉艳，难得喻，从西方来，照此大众，其有遇斯光者，心意泰然。惟愿世尊断我疑网。」

佛言：「诸善男子！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西方去此无量百千诸佛世界，有世界名娑婆，其中有佛，号曰释迦牟尼如来。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，大众围遶，今欲为诸大众说《大方便大报恩经》，为欲饶益一切诸众生故；为欲拔出一切众生邪疑毒箭故；为欲令初发意菩萨坚固菩提不退转故；为令一切声闻、辟支佛究竟一乘道故；为诸大菩萨速成菩提，报佛恩故；欲令一切众生念重恩故；欲令众生越于苦海故；欲令众生孝养父母故。以是因缘故，放斯光明。」

尔时，大众中有十千菩萨，一一菩萨皆是大众唱导之师，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叉手合掌，而白佛言：「惟愿世尊加威神力，令我等辈得往娑婆世界，亲近供养释迦牟尼如来，并欲听大方便佛报恩微妙经典。」

尔时，彼佛告诸菩萨言：「善男子！汝往娑婆世界，若见彼佛，应生供养、恭敬、难遭之想。何以故？释迦如来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难行苦行，发大悲愿：『若我得成佛时，当于秽恶国土，山陵、堆阜、瓦砾、荆棘，其中众生具足烦恼，五逆十恶，于中成佛而利益之，使断一切苦，获一切乐，成就法身，永尽无余。』其佛本愿如是。汝等今往，当如佛往，住如佛住。」

诸菩萨众俱发声言：「如世尊勅。」一一菩萨各将无量百千万亿诸菩萨众，以为眷属，前后围遶，往诣娑婆世界。所经国土，六种震动，大光普照；虚空神天，雨曼陀罗花、摩诃曼陀罗花，放大光明；神足感动恒沙世界；复有无量百千万种诸天伎乐，于虚空中不鼓自鸣。是诸菩萨等往诣耆闍崛山，到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遶佛三匝，却住一面。

尔时，如来复放一光直照南方，过八十万亿诸佛国土，有世界名曰光德。彼中有佛，号曰思惟相如来。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。国名善净，其土平正，琉璃为地，黄金为绳，以界道侧。七宝行树，其树皆高尽一箭道，华果枝叶，次第庄严，微风吹动，出微妙音，众生乐闻，无有厌足。处处皆有流泉浴池，其池清静，金沙布底，八功德水盈满其中；其池四边有妙香华、波头摩华、分陀利华、跋师迦华，青黄赤白，大如车轮而覆其上；其池水中异类诸鸟，相和悲鸣，出微妙音，甚可爱乐；有七宝船亦在其中，而诸众生自在游戏。其树林间敷师子座，高一由旬，亦以七宝而校饰之，复以天衣重敷其上，烧天宝香，诸天宝华遍布其地。思惟相如来，而坐其上，结加趺坐。

彼国菩萨无量亿千，前后围遶，却住一面，合掌向于如来，异口同音，俱发声言：「惟愿世尊哀慈怜愍。以何因缘，有此光明？青黄赤白，其色辉艳，难可得喻。从北方来，照此大众，其有遇斯光者，心意泰然。惟愿世尊断我疑网。」

佛言：「诸善男子！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北方去此无量百千诸佛世界，有世界号名娑婆，其中有佛，号曰释迦牟尼如来。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，大众围遶，今欲为诸大众说《大方便大报恩经》，为欲饶益一切诸众生故；为欲拔出一切众生邪疑毒箭故；为欲令初发意菩萨坚固菩提不退转故；为令一切声闻辟支佛究竟一乘道故；为诸大菩萨速成菩提报佛恩故；欲令一切众生念重恩故；欲令众生越于苦海故；欲令众生孝养父母故。以是因缘故，放斯光明。」

尔时大众中有十千菩萨，一一菩萨皆是大众唱导之师，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叉手合掌，而白佛言：「惟愿世尊加威神力，令我等辈得往娑婆世界，亲近供养释迦牟尼如来，并欲听大方便佛报恩微妙经典。」

尔时彼佛告诸菩萨言：「善男子！汝往娑婆世界，若见彼佛，应生供养、恭敬、难遭之想。何以故？释迦如来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难行苦行，发大悲愿：『若我得成佛时，当于秽恶国土，山陵、堆阜、瓦砾、荆棘，其中众生具足烦恼，五逆十恶，于中成佛而利益之，使断一切苦，获一切乐，成就法身，永尽无余。』其佛本愿如是。汝等今往，当如佛往，住如佛住。」

诸菩萨众俱发声言：「如世尊勅。」一一菩萨各将无量百千万亿诸菩萨众，以为眷属，前后围遶，往诣娑婆世界。所经国土皆六种震动，大光普照；虚空神天雨曼陀罗华、摩诃曼陀罗华，放大光明，神足感动恒沙世界；复有无量百千万种诸天伎乐，于虚空中，不鼓自鸣。是诸菩萨等往诣耆闍崛山，到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遶佛三匝，却住一面。

尔时如来复放大光，直照西方，过无量百千万亿诸佛国土，有世界名净住，其佛号曰日月灯光如来。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。国名妙喜，其土平正，琉璃为地，黄金为绳，以界道侧。七宝行树，其树皆高尽一箭道，华果枝叶次第庄严，微风吹动，出微妙音，众生乐闻，无有厌足。处处皆有流泉浴池，其池清静，金沙布底，八功德水盈满其中；其池四边有妙香华、波头摩华、分陀利华、跋师迦华，青黄赤白，大如车轮而覆其上；其池水中有异类诸鸟，相和悲鸣，出微妙音，甚可爱乐；有七宝船亦在其中，而诸众生自在游戏。其树林间敷师子座，高一由旬，亦以七宝而校饰之，复以天衣重敷其上，烧天宝香，诸天宝华遍布其地。日月灯光如来，而坐其上，结加趺坐。

彼国菩萨无量亿千，前后围遶，却住一面，合掌向于如来，异口同音，俱发声言：「惟愿世尊哀慈怜愍。以何因缘有此光明？青黄赤白，其色晖艳，难可得喻，从东方来，照此大众，其有遇斯光者，心意泰然。惟愿世尊断我疑网。」

佛言：「诸善男子！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东方去此无量百千诸佛世界，有世界号名娑婆，其中有佛，号曰释迦牟尼如来。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，大众围遶。今欲为诸大众说《大方便大报恩经》，为欲饶益一切诸众生故；为欲拔出一切众生邪疑毒箭故；为欲令初发意菩萨坚固菩提不退转故；为令一切声闻辟支佛究竟一乘道故；为诸大菩萨速成菩提报佛恩故；欲令一切众生念重恩故；欲令众生越于苦海故；欲令众生孝养父母故。以是因缘故，放斯光明。」

尔时大众中有十千菩萨，一一菩萨皆是大众唱导之师，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叉手合掌而白佛言：「惟愿世尊加威神力，令我等辈得往娑婆世界，亲近供养释迦牟尼如来，并欲听大方便佛报恩微妙经典。」

尔时彼佛告诸菩萨言：「善男子！汝往娑婆世界，若见彼佛，应生供养、恭敬、难遭之想。何以故？释迦如来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难行苦行，发大悲愿：『若我得成佛时，当于秽恶国土，山陵、堆阜、瓦砾、荆棘，其中众生具足烦恼，五逆十恶，于中成佛而利益之，使断一切苦，获一切乐，成就法身，永尽无余。』其佛本愿如是。汝等今往，当如佛往，住如佛住。」

诸菩萨众俱发声言：「如世尊勅。」一一菩萨各将无量百千万亿诸菩萨众，以为眷属，前后围遶，往诣娑婆世界。所经国土皆六种震动，大光普照；虚空神天雨曼陀罗华、摩诃曼陀罗华，放大光明，神足感动恒沙世界；复有无量百千万种诸天伎乐，于虚空中，不鼓自鸣。是诸菩萨等往诣耆闍崛山，到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遶佛三匝，却住一面。

尔时释迦如来五色光明照于北方，过五百万亿那由他诸佛国土，有世界名自在称王，其中有佛，号曰红莲华光如来。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。国名离垢，其土清淨，琉璃为地，黄金为绳，以界道侧。七宝行树，其树皆高尽一箭道，华果枝叶次第庄严，微风吹动，出微妙音，众生乐闻，无有厌足。处处皆有流泉浴池，其池清淨，金沙布底，八功德水盈满其中；其池四边有妙香华、波头摩华、分陀利华、跋师迦华，青黄赤白，大如车轮而覆其上；其池中有异类诸鸟，相和悲鸣，出微妙音，甚可爱乐；有七宝船亦在其中，而诸众生自在游戏。其树林间敷师子座，高一由旬，亦以七宝而校饰之，复以天衣重敷其上，烧天宝香，诸天宝华遍布其地。红莲华光如来而坐其上，结加趺坐。

彼国菩萨无量亿千，前后围遶，却住一面，合掌向于如来，异口同音，俱发声言：「惟愿世尊哀慈怜愍，以何因缘有此光明？青黄赤白，其色晖艳，难可得喻，从南方来，照此大众，其有遇斯光者，心意泰然。惟愿世尊断我疑网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南方去此无量百千诸佛世界，有世界号曰娑婆，其中有佛，号曰释迦牟尼如来。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，大众围遶。今欲为诸大众说《大方便大报恩经》，为欲饶益一切诸众生故；为欲拔出一切众生邪疑毒箭故；为欲令初发意菩萨坚固菩提不退转故；为令一切声闻辟支佛究竟一乘道故；为诸大菩萨速成菩提报佛恩故；欲令一

切众生念重恩故；欲令众生越于苦海故；欲令众生孝养父母故。以是因缘，故放斯光明。」

尔时大众中有十千菩萨，一一菩萨，皆是大众唱导之师，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叉手合掌而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加威神力，令我等辈得往娑婆世界，亲近供养释迦牟尼如来，并欲听大方便佛报恩微妙经典。」

尔时彼佛告诸菩萨言：「善男子！汝往娑婆世界，若见彼佛，应生供养、恭敬、难遭之想。何以故？释迦如来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难行苦行，发大悲愿：『若我得成佛时，当于秽恶国土，山陵、堆阜、瓦砾、荆棘，其中众生具足烦恼，五逆十恶，于中成佛而利益之，使断一切苦，获一切乐，成就法身，永尽无余。』其佛本愿如是。汝等今往，当如佛往，住如佛住。」

诸菩萨众俱发声言：「如世尊勅。」一一菩萨各将无量百千万亿诸菩萨众，以为眷属，前后围遶，往诣娑婆世界。所经国土皆六种震动，大光普照；虚空神天雨曼陀罗华、摩诃曼陀罗华，放大光明；神足感动恒沙世界。复有无量百千万种诸天伎乐，于虚空中不鼓自鸣。是诸菩萨等往诣耆闍崛山，到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遶佛三匝，却住一面。乃至四维上下十方诸来大菩萨摩訶萨众，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至如来所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异口同音各说百千偈颂赞叹于佛。赞叹佛已，却住一面。

时，娑婆世界即变清净，无诸山藪、大小诸山、江河池湖、溪涧沟壑。其中众生寻光见佛，欢喜合掌，头顶礼敬，心生恋慕，目不暂舍。尔时世尊即摄光明，遶身七匝，还从顶入。尊者阿难观察众心，亦咸皆有疑。欲显发如来方便密行故，并欲为未来一切众生开其慧眼故；欲令一切众生渡渴爱海，得至彼岸，永得安乐故；欲令众生念识父母师长重恩故，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胡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阿难事佛已来，未曾见佛笑。笑必有意。愿佛示之，愿佛说之，断除如是大众疑网。」

## 大方便佛报恩经孝养品第二

尔时，大众之中，有七宝莲华从地化生，白银为茎，黄金为叶，甄叔迦宝以为其台，真珠罗网次第庄严。尔时释迦如来即从座起，升花台上，结加趺坐，即现净身。于其身中现五趣身，一一趣身有万八千种形类，一一形类现百千种身，一一身中复有无量恒河沙等身；于四恒河沙等一一身中，复现四

天下大地微尘等身；于一微尘身中，复现三千大千世界微尘等身；于一尘身中，复现于十方，一一方面各百千亿诸佛世界微尘等数身，乃至虚空法界不思議众生等身。

尔时，如来现如是等身已，告阿难言，及十方诸来大菩萨摩訶萨，及一切大众诸善男子等：「如来今者以正遍知，宣说真实之言。法无言说，如来以妙方便，能以无名相法作名相说。如来本于生死中时，于如是等微尘数不思議形类一切众生中，具足受身。以受身故，一切众生亦曾为如来父母，如来亦曾为一切众生而作父母。为一切父母故，常修难行苦行，难舍能舍，头目、髓脑、国城、妻子、象马、七珍、辇舆、车乘、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医药，一切给与。勤修精进、戒、施、多闻、禅定、智慧，乃至具足一切万行，不休不息，心无疲倦。为孝养父母，知恩报恩故，今得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是缘故，一切众生能令如来满足本愿故。是以当知一切众生于佛有重恩，有重恩故，如来不舍众生。以大悲心故，常修习有方便，为一切三界二十五有诸众生中不思己功，修平等慈，常修舍行方便。亦明鉴一切众生空、法空、五阴空，如是不退不没，不沈空有，修实相方便故，不舍二乘，修遍学方便。以修如是甚深微妙方便故，得明鉴法相。佛法初终始末非一，然众生昏浊猖狂有三，渴爱所覆，没于苦海；为四倒之所颠倒，于有漏法中妄想所见，无我见我，无常见常，无乐见乐，不净见净；生老病死之所迁灭，念念无常；五盖十缠之所覆蔽，轮回三有，具受生死，无有始终，譬如循环。是以如来教迹随宜，三藏九部乃至十二部经，分流道化，随信深浅故，说众经典。异办缘使封言者，自以顿足，已得涅槃。是以如来慈悲本誓，显大方便，运召十方一切有缘。有缘既集，于此大众中，敷演散说此妙经典，垂训千载，流布像法，使一切众生常获大安。是故如来乘机运化，应时而生，应时而灭。或于异刹，称卢舍那如来。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；或升兜率陀天，为诸天师；或从兜率天下，现于阎浮提，现八十年寿。当知如来不可思议，世界不可思议，业报不可思议，众生不可思议，禅定不可思议，龙王不可思议，此是佛不可思议。佛欲令一切众生知佛心者，乃至下流钝根众生皆令得知，欲令一切众生能得见者即便得见；欲令不得见者，假令对目而不能见，正使声闻、缘觉有天眼通亦不得见。又佛放大光明，下至阿鼻地狱，上至有顶，所应度者皆令得见，不应度者对目不见。有时如来，或时许可，或时默然。当知诸佛世尊不可思议，不可测量，难可得知。汝今云何能问如来如是甚深微妙难



行苦行？汝作是问，真是大悲愍伤众生，闭三恶道，通人天路。阿难善听！吾当为汝略说孝养父母苦行因缘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于阿难及诸大菩萨摩訶萨一切大众，而作是言：「乃往过去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尔时有国号波罗奈。彼中有佛出世，号毘婆尸如来。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。其佛寿命十二小劫，正法住世二十小劫，像法亦住二十小劫。于像法中有王出世，号曰罗闍王。波罗奈国王，有二万夫人，大臣有四千人，有五百健象王。主六十小国、八百聚落。王有三太子，皆作边小国王。」

「尔时，波罗奈大王聪叡仁贤，常以正法治国，不枉人民。惟王福德力故，风雨时节，五谷丰熟，人民优壤。尔时，波罗奈大王有一所重大臣，名曰罗睺。罗睺大臣心生恶逆，起四种兵——所谓象兵、车兵、马兵、步兵，伐波罗奈国，断大王命。已杀王竟，复遣四兵，往诣边国，杀第一太子，次复往收第二太子。」

「其最小弟作边小国王。其小王者，形体殊大，端正殊妙；仁性调善，语常含笑；发言利益，不伤人意。常以正法治国，不邪枉人民，国土丰乐，人民炽盛，多饶财宝，家计充盈。国土人民叹美其王，称善无量，虚空诸天一切神祇亦皆敬爱。」

「尔时，其王生一太子，字须闍(乡本闍，下皆同)提，聪明慈仁，好喜布施。须闍提太子者，身黄金色，七处平满，人相具足。年始七岁，其父爱念，心不暂舍。」

「尔时，守宫殿神语大王言：『大王知不？罗睺大臣近生恶逆，谋夺国位，杀父王竟，寻起四兵，伺捕二兄，已断命根，军马不久当至。大王！今者何不逃命去也？』尔时，大王闻是语已，心惊毛竖，身体掉动，不能自持；忧恚懊恼，喑嗟烦闷，心肝恼热，宛转躑地，闷绝良久乃稣。微声报虚空中言：『卿是何人？但闻其声，不见其形。向者所宣，审实尔不？』即报王言：『我是守宫殿神。以王聪明福德，不枉人民，正法治国，以是之故，先相告语。大王！今者宜时速出。苦恼衰祸，正尔不久，怨家来至。』」

「尔时大王即入宫中，而自思念：『我今宜应归投他国。』复自思惟：『向于邻国而有两道：一道行满足七日，乃到他国，一道经由十四日。』即便盛

七日道粮，微服寻出。去到城外，而便还入宫中，呼须阁提太子，抱着膝上，目不暂舍，粗复惊起，而复还坐。

「尔时，夫人见其大王不安其所，似恐怖状，即前问言：『大王！今者似恐怖状。何因缘故，坐不安所，身盆尘土，头发蓬乱，视瞻不均，气息不定，如似失国，恩爱别离，怨家欲至，如是非祥之相？愿见告语。』王言：『吾所有事，非汝所知。』夫人寻白王言：『我身与王二形一体，如似鸟之两翅，身之两足，头之二目。大王今者，云何而言不相关预？』王告夫人：『汝不知耶？罗睺大臣近生恶逆，杀父王竟，伺捕二兄，亦断命根。今者兵马次来收我。今欲逃命。』即便抱须阁提太子，即出进路。

「尔时，夫人亦随后从去。时王荒错，心意迷乱，误入十四日道——其道险难，无有水草。前行数日，粮饷已尽。本意盛一人分粮，行七日道，今者三人共食，误入十四日道。数日，粮食已尽，前路犹远。是时大王及与夫人举声大哭：『怪哉！怪哉！苦哉！苦哉！从生已来，常未曾闻有如是苦，如何今日身自更之？今日穷厄，衰祸已至。』举手拍头，尘土自盆，举身投地，自悔责言：『我等宿世造何恶行？为杀父母、真人罗汉？为谤正法、坏和合僧？为畋猎渔捕，轻秤小斗劫夺众生？为用招提僧物？云何今日受此祸对？』正欲小停，惧怨家至，若为怨得，必死不疑；正欲前进，饥渴所逼，命在呼噏。

「尔时大王及与夫人，思是苦已，失声大哭。王悲闷绝，举身躄地，良久醒悟，复自思惟：『不设方便，三人并命，不离此死。我今何不杀于夫人，以活我身，并续子命。』作是念已，寻即拔刀，欲杀夫人。其子须阁提见王异相，右手拔刀，欲杀其母，前捉王手，语父王言：『欲作何等？』

「尔时，父王悲泪满目，微声语子：『欲杀汝母，取其血肉，以活我身，并续汝命。若不杀者，亦当自死，我身今者，死活何在？今为子命，欲杀汝母。』

「尔时，须阁提即白父言：『王若杀母，我亦不食。何处有子噉于母肉？既不噉肉，子俱当死。父王今者，何不杀子，济父母命？』王闻子言，即便闷绝，宛转躄地，微声语子：『子如吾目，何处有人，能自挑目，而还食也？吾宁丧命，终不杀子，噉其肉也。』

「尔时须阇提谏父王曰：『父王今者，若断子命，血肉臭烂，未堪几日。惟愿父母莫杀子身，欲求一愿，若见违者，非慈父母。』」

「尔时，父王语太子言：『不逆汝意，欲愿何等，便速说之。』须阇提言：『父母今者，为愍子故，可日日持刀就子身上，割三斤肉，分作三分，二分奉上父母，一分还自食之，以续身命。』」

「尔时，父母即随子言，割三斤肉，分作三分，二分父母，一分自食以支身命，得至前路。二日未至，身肉转尽，身体肢节骨髓相连，余命未断，寻便倒地。尔时，父母寻前抱持，举声大哭，复发声言：『我等无状，横噉汝肉，使汝苦痛。前路犹远，未达所在，而汝肉已尽。今者并命，聚尸一处。』」

「尔时，须阇提微声谏言：『已噉子肉，进路至此，计前里程，余有一日。子身今者不能移动，舍命于此。父母今者莫如凡人并命一处。仰白一言，为怜愍故，莫见拒逆。可于身诸节间净刮余肉，用济父母，可达所在。』尔时，父母即随其言，于身肢节更取少肉，分作三分，一分与儿，二分自食。食已，父母别去。须阇提起立，住视父母。父母尔时举声大哭，随路而去。父母去远不见，须阇提太子，恋慕父母，目不暂舍，良久躃地。身体当时新血肉香，于十方面有蚊虻闻血肉香，来封身上，遍体啖食，楚毒苦痛不可复言。

「尔时，太子余命未断，发声立誓愿：『宿世殃恶从是除尽，从今已往更不敢作。今我此身以供养父母，济其所重，愿我父母常得十一余福：卧安、觉安、不见恶梦、天护、人爱、县官、盗贼、阴谋消灭、触事吉祥。余身肉血施此诸蚊虻等，皆使饱满。令我来世得成作佛，得成佛时，愿以法食除汝饥渴、生死重病。』发是愿时，天地六种震动，日无精光，惊诸禽兽四散驰走，大海波动，须弥山王踊没低昂，乃至忉利诸天亦皆大动。时释提桓因将欲界诸天下阎浮提怯怖须阇提太子，化作师子虎狼之属，张目[国\*或]眦，咆地大吼，波踊腾踯，来欲搏啖。

「尔时，须阇提见诸禽兽作大威势，微声语言：『汝欲噉我，随意取食，何为见恐怖耶？』尔时，天王释言：『我非师子虎狼也，是天帝释，故来试卿。』尔时，太子见天王释，欢喜无量。尔时，天王释问太子言：『汝是难舍能舍，身体血肉供养父母。如是功德为愿生天作魔王、梵王、天王、人

王、转轮圣王？』须阇提报天王释言：『我亦不愿生天作魔王、梵王、天王、人王、转轮圣王。欲求无上正真之道，度脱一切众生。』天王释言：『汝大愚也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久受勤苦然后乃成。汝云何能受是苦也？』须阇提报天王释言：『假使热铁轮在我顶上旋，终不以此苦退于无上道。』天王释言：『汝惟空言，谁当信汝？』须阇提即立誓愿：『若我欺诳天王释者，令我身疮始终莫合；若不尔者，令我身体平复如本，血当反白为乳。』实时身体平复如故，血即反白为乳，身体形容端正倍常，起为天王释头面礼足。尔时天王释即叹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吾不及汝。汝精进勇猛，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久。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愿先度我。』时，天王释于虚空中即没不现。

「尔时，王及夫人得到邻国。时，彼国王远出奉迎，供给所须，称意与之。尔时，大王向彼国王说上事因缘，如吾子身肉孝养父母，其事如是。时，彼邻国王闻是语已，感须阇提太子难舍能舍，身体肉血供养父母，孝养如是。感其慈孝故，即合四兵，还与彼王伐罗睺罗。」

「尔时，大王即将四兵，顺路还归。至与须阇提太子别处，即自念言：『吾子亦当死矣！今当收取身骨，还归本国。』举声悲哭，随路求觅。遥见其子身体平复，端正倍常，即前抱持，悲喜交集，语太子言：『汝犹活也！』尔时，须阇提具以上事向父母说，父母欢喜，共载大象，还归本国。以须阇提福德力故，伐得本国，即立须阇提太子为王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尔时父王者，今现我父输头檀是；尔时母者，今现我母摩耶夫人是；尔时须阇提太子者，今则我身释迦如来是；尔时天王释者，阿若憍陈如是。」

说此孝养父母品时，众中有二十亿菩萨，皆得乐说辩才，利益一切；复有十二万亿菩萨，皆得无生法忍；复有十方诸来微尘等数，皆得陀罗尼门；复有恒河沙等微尘数诸声闻、缘觉，舍离二乘心，究竟一乘；复有微尘数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或得初果乃至二果；复有百千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复有诸天龙、鬼神、干闥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人、非人等，或发菩提心，乃至声闻、辟支佛心。

佛告阿难：「菩萨如是为一一切众生故，难行苦行，孝养父母，身体血肉供养父母。其事如是。」

一切大众闻佛说法，各得胜利，欢喜作礼，右遶而去。

##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一

##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二

失译人名在后汉录

### 对治品第三

尔时世尊处在大众，犹如日轮，光明赫奕，隐蔽众星；喻如大龙，蟠兰椿轮，蓊练粲烂，覩之眼眩，思之意乱，威光晃曜，色无等喻。犹萤火光，日出不现；日月虽有百千光明，方于帝释，譬如聚墨；帝释虽有白净妙光，方于大梵王所有光明，犹如瓦砾方于夜光摩尼宝珠；大梵天王虽有净妙百千光明，方于如来所有光明，亦如聚墨。何以故？如来圆光七尺，乃能远照十方世界。其中众生遇斯光者，盲者得见，倭者得伸，拘蹩众生即得手足，邪迷众生得覩真言——以要言之：诸不称意皆得如愿。

尔时会中有七十大菩萨摩訶萨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佛，遶百千匝，却住一面，异口同音说百千偈赞叹如来。

其名曰：不思議菩萨、离觉音菩萨、惟念安菩萨、离垢称菩萨、无量音菩萨、大名闻菩萨、明宝髻菩萨、坚师子菩萨、独步逝菩萨、舍所念菩萨、及智积菩萨、意善住菩萨、无极相菩萨、慧光曜菩萨、消强意菩萨、能拥护菩萨、至诚英菩萨、莲花界菩萨、众诸安菩萨、圣慧业菩萨、将功勋菩萨、无思议菩萨、净梵施菩萨、宝事业菩萨、处大花菩萨、善思惟菩萨、无限法菩萨、名闻意菩萨、已辩积菩萨、自在门菩萨、十种力菩萨、有十力菩萨、大圣愍菩萨、无所越菩萨、游寂然菩萨、在于彼菩萨、无数天菩萨、须弥光菩萨、极重藏菩萨、因超越菩萨、而独步菩萨、威神胜菩萨、大部界菩萨、以山护菩萨、持三世菩萨、有功勋菩萨、宣名称菩萨、日光明菩萨、师子英菩萨、时节王菩萨、师子藏菩萨、示现有菩萨、光远照菩萨、山师子菩萨、有取施菩萨、莫能胜菩萨、为最幢菩萨、喜悦称菩萨、坚精进菩萨、无损减菩萨、有名称菩萨、无恐怖菩萨、无着天菩萨、大明灯菩萨、世光曜菩萨、微妙音菩萨、执功勋菩萨、除闇暝菩萨、无等伦菩萨。各于佛前发誓愿言：

「我等于世尊灭度之后，护持佛法，于十方界广令流布，使不断绝。何以故？我等今者覩如来不思议妙色光明——于光明中皆得闻不思议佛法，既闻法已，离于心障，累结永消，身心清淨——晃如天金，万品斯照。我等思惟如是等功德利故，于如来所生大师想，生慈父想。常念佛恩，当报佛恩。何以故？得闻正法，不久当坐道场，转正法轮，度脱一切众生，皆令以得闻法故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」

尔时释迦如来告一切大众言：「是七十大菩萨摩訶萨，久于过去无量百千万亿微尘数阿僧祇劫中，已曾供养无量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微尘数诸佛，于诸佛所常修梵行，供养诸佛，心不疲倦；以慈修身，善护佛法；不舍大悲，常于十方利益一切。若有众生临命终时，若闻一菩萨名，若二、若三、若四，乃至七十，称名归命者，命终即得往生有佛国土，莲华化生，远离淫欲；不处胞胎，离诸臭秽；其身清淨，有妙香气；众所恭敬，人所爱念。为人所恭敬爱念故，其心欢喜；以欢喜心故，即能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能于一切众生起大慈悲心；以发慈悲心已，次亦生于利益众生心；以能利益众生心已，复能发于不舍众生心、利益众生心、自利利彼心、灭除障碍心、寂靜烦恼心、能亲近善友常生恭敬心、专意听法心、忆持不忘思惟妙义心、愿少闻多解义心、不愿于多闻而不解义心；次生信如心、信如实义心；以生如实义心已，次生如说修行心；以生如说修行心已，次生不退转心；以生不退转心已，于诸众生即生等对治心：

「如我不喜死，一切三界二十五有，有形无形，四足多足，乃至蚊子，有命之属，亦复如是。是故菩萨乃至自丧身命。终不枉夺他命。

「如我有钱谷、帛衣被、饮食、象马、车乘、国城、妻子、身体、手足，供养拥护，不喜他人横来侵害者，一切众生亦复如是。是故菩萨，乃至自丧身命，终不于诸众生衣财饮食，生于劫夺之心。

「如我不喜他人欺[凌\*欠]，断我妙色姊妹妻妾者，一切众生亦复如是。是故菩萨，乃至丧身失命，于他美色不生邪念、染污之心，况行姦恶？

「如我不喜面毁、两舌、恶口，一切众生亦复如是。是故菩萨，乃至丧失身命，终不妄言、两舌，鬪乱彼此。

「如我不喜杖石鞭打，撻笞拷掠者，一切众生亦复如是。是故菩萨，乃至丧失身命，终不杖石楚毒拷掠众生。

「如我不喜桎械枷锁桁械，系闭缚勒，诸苦恼者，一切众生亦复如是。是故菩萨，乃至丧失身命，终不枷锁系闭，桎械众生。

「如我不喜为人所[凌\*欠]，强力迫懈，维恩所逼，恃怙形势，压伏戢遏，不令面自炳说，自显清白者，一切众生亦复如是。是故菩萨，乃至丧失身命，终不非理加于众生。

「如我为人之所供养，尊重赞叹，令我欢喜者，我亦常当布施众生衣被、饮食、卧具、医药一切乐具。

「若我造作大事，若佛事、法事、僧事，智力有限，不能令其成办，忧愁苦恼。若有智者，见我如是忧恚懊恼，不能令事得办，便报我言：『善男子，莫忧愁也。我当供办，称意所须，令汝事办。』我闻是语，心生欢喜，是故我亦当常劝化众生利益众生。

「如我为王贼水火，县官所逼，若系若闭，心生愁毒。复有智者，见我如是遇众苦难，便往我所，善言诱喻，告言：『莫愁苦也。我当为汝求哀国王，若诸大臣，若供给财贿，若设余方便，令汝解脱，使无哀恼。』我闻是语，心生欢喜。

「是故菩萨常当勤修技艺，多诸工能：音乐倡伎，历数算计，呪术仙药，服乘象马，兜矛稍箭，出阵入阵，有大武功。我有如是众妙技艺，一切众人，若王大臣，不敢违逆我意。兼我复有衣财饮食、珠环钗钏、金银琉璃、珊瑚琥珀、碎璩玛瑙、真珠玫瑰、摩尼宝珠、象马辇舆、僮仆作使、宫人美女、流泉浴池、七宝台观，如是种种微妙无量百千。菩萨虽有如是威武随意，技艺百千，宝藏象马，车乘无量，美女胜妙，台观、流泉、浴池，一切五欲乐具，心不贪着，而常少欲知足，好乐闲静；山林树下安禅静默；虽处大众言谈语论，而心常入对治门中；虽与众生和光尘俗，出内财产，生业息利，终不为恶，利益众生。若有贫穷及诸苦恼，来从菩萨求索所须，菩萨随意称心给与。

「菩萨若见有众生爱乐佛法，而来亲近供养，承事奉侍，洗足按摩，浣濯干晒，杨枝澡水，拂拭床敷，卷褰被枕。初夜后夜供给灯烛、前食、后食、怛

钵那食、蒲闍尼食、佉陀尼食，及诸浆饮——所谓与利师浆、馥勒奢菓浆、蒲萄浆、黑石蜜浆。如是承事，乃至一七至九十日，为欲求请菩萨，听闻佛法。菩萨尔时虽见是人如是供给，心不欢喜。何以故？菩萨久于无量阿僧祇劫中，为求佛法故；我为一切众生心无增减故；以慈悲心故；住平等心故，时作转轮圣王，常以十善，导化一切众生。为我意故，欢喜奉行，命终之后，得生人天，受微妙五欲快乐，尊严豪贵，随心适意；卧起入宫，服乘鞍马，游戏园苑，伎乐自娱，欢喜饮食；无常卒至，老病丧亡，家室男女愁毒懊恼，举声大哭，以手捶胸，或时拔发，食饮灰土，闷绝蹙地，持幡乘车，啼哭送之。殡埋既竟，室家男女手相扶持，还归本家，愁毒闷绝，良久躃地，或时致病，或时狂痴，或时致死。于生者大损，于死者无益。

「是时转轮圣王前后导从，案行国界，见诸众生受斯苦恼，愍而哀伤，而作是言：『夫为王者，王领国土，摄诸众生。虽以十善导化，果得如是微妙五欲，而不免生老病死，无常败坏。当知我虽以正法治国，无益于物。若无益于物，云何名为大转轮王？云何复名为大慈父？云何复名为大医王？云何复名为大导师？夫大导师者，导以正路，示涅盘径，使得无为，常得安乐。我等今者名不称行。譬如有人渴乏垂命，东西驰走，求索冷水。遥见空井，心生欢喜，而作是念：「今我此身，便为更生。何以故？若不得水，命去不远。今见好井，必其望得，清静冷水，济我虚渴运急之命。」作是念已，驰犇往趣，往到井上，脱所著衣，举着一处。入井取水而不得水，唯见毒蛇、守宫、蝮蝎百足之属，瓦砾、荆棘及诸草秽。尔时渴人失本愿故，既不得水，众毒螫身，寻欲出井。其井朽故，陷坠嵌岩。其朽故井深一箭道，既无梯陞、绳索、杖木。虽复踊身上升，势不能高，气力羸憊，还堕井底，为诸毒蛇之所啖食。命未断顷而作是言：「我若先知此井无水，尚不眼视，而况往取。今日苦毒，为井所误。」』」

「尔时转轮圣王见诸人民，室家男女，恩爱分离，受苦恼时，而作是言：『今我身者，喻如空井，虽有井名，而无有水。现有所趣，而无所获，丧失身命，苦恼如是。我今虽处于转轮圣王之位，七宝具足，十善导化，正法治国。令诸众生生人天中，受其微妙五欲快乐故，未能免生老病死，恩爱分离，怨憎和合，忧悲苦恼，更相哭泣。然是我过，非众生咎。所以者何？以我无有出世间法利益一切众生——虽从于我，咨受善法，望获安乐，而实不能越于苦海。』」



「尔时转轮圣王复作是念：『我身今者，喻如无智大痴施主。』尔时施主值天大旱，七年不雨，树木焦干。时世饥馑，谷米勇贵，人民饥饿，互相茹食，饮血噉肉，更相残害，枉滥无辜，或父食子，或子食父，父母兄弟，妻息男女，更相食噉。

「尔时，大施主游行观看，见诸众生饥饿顛顛，羸瘦战掉，气力虚微，颜貌顛顛，头发蓬乱，形体瘦黑。于其肩上或见担揭，纯是死人所有头手、节腕、臂肘、脊肋、肩臂、臄膊、足指，或是肝胆肠胃。时，大施主微声问言：『汝所担揭者是何物也？』答言：『我所担者是死人头手、臂肘、节腕也。』问言：『汝担是死人臂肘节腕，何所作为？』答言：『汝不知耶？天时亢旱，时世饥馑，谷米勇贵，人民饥饿，互相食耳。我所担者是我饮食。』

「尔时，施主闻是说已，心惊毛竖，闷绝躃地。以冷水洒面，良久乃稣。复更问言：『虽是汝食，是何人肉？』尔时饿人闻是语已，举声大哭，忧恚断绝，报施主言：『不可言也。痛哉！痛哉！怪哉！怪哉！大施主！我今情实相语。我所担者，或言是父，或言是母，或言妻子，或言兄弟，宗亲骨肉。』尔时，诸饥饿人各各以情实自说因缘：『大施主！更无余事。我等以饥饿因缘故，还相噉食耳。』

「尔时，大施主闻是语已，饮气叹息，报众人言：『汝等今者，更莫共相食噉肉也。若有所须，衣服饮食，种种汤药，所须之物。却后一七，汝等大众皆集我家，我当随汝所须，衣被、饮食、病瘦汤药，称意给与。』众人闻已，心生欢喜，叹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未曾有也。』

「尔时，施主还到其家，唤其夫人及其子息、僮仆、作使，一切皆集。于众人中和颜悦色，发柔软言，告喻妻子及诸作使：『汝等应当至心听我所说。汝等知不？天时炎旱，时世饥俭，人民饥饿死者无数。我等居家，库藏盈满，谷米无量。可共及时，种于福田。』妻子闻已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快善无量。我等身命亦随施主，况于大藏钱财饮食耶？』

「尔时施主心生欢喜：『汝等今者，真是我无上道伴。善哉！善哉！汝等诸人，应当各各而自处分。随所应作，随所应为，应作者便作，应为者速为。却后一七必令成办。』

「尔时施主一一处分已竟，即自出外处处观看，何处当有平地宽博，安施坛施。实时安着清静之处，除去沙卤、株杌、荆棘。其地清静，安施床敷毳毼[毯-炎+登]。实时安施大众座处已，严驾五百大象，负载饮食，运趣施坛。饮食如山，奶酪如池，膏油饼脯，种种肴饍，百味具足。兼有种种衣服、珠环、严钁、象马、七珍，种种具足，庄严已竟。却后一七，明相举时，亦于七日朝，槌钟鸣鼓，吹大蠡贝，高声唱言：『一切大众！皆来集于大施主坛。』」

「尔时众人闻是唱声，心生欢喜，如蒙贤圣。闻是语已，寻声往趣大会施坛，随意所取，衣被、饮食、珠环、钁钁、百种汤药、象马、七珍，随所好意，恣意选取。尔时，施主所施之物，众人持去已尽。尔时施主心生欢喜已，即还归家。室家妻子欢喜受乐，五欲自娱。」

「却后一七，闻外人言：『先所受施衣被饮食者，皆药发而死。』或未死者皆发是言：『怪哉！怪哉！是大施主虽有慈悲怜愍，供给所须衣被饮食，虽复当时充饥解渴，得济身命，于后数日，药发丧命。』时大施主忧悲懊恼，问其妻子：『汝等云何成熟饮食，使恶毒药，令堕食中？』妻子、作使、诸僮仆等，皆言：『不尔。』『若不尔者，毒从何来？』答曰：『不审。』」

「尔时施主重自捡校，即入家中，次第案行，见一井水而覆盖头。问诸人言：『此是何井？』家人答言：『此是施主于小儿时养三毒蛇，穿此一井，安置其中。此井是毒蛇住处，水亦是毒，饮者杀人。』施主见已，问作使言：『汝等先作食时，不取此井水用作食也？』作使答言：『饮食猥多，当时运急，汲取此水，用作饮食。』大施主言：『怪哉！怪哉！如我今者，愚痴无智，云何养此毒蛇，作此毒井？』告语妻子：『速往填塞！中三毒蛇者，为吾烧杀！』是时，作使速往除灭。」

「尔时施主灭毒井已，出外观看，见受施者，药发而死，异口同音皆言：『坐此施主与我毒食，令我早丧身命。我若先知此食有毒者，终不噉食。』尔时施主闻是语已，心生懊恼。如彼转轮圣王，虽复十善导化，令诸众生得生人天，虽受如是微妙五欲，微妙快乐，犹未能免生老病死。时转轮圣王寻发愿言：『我今应当求索无上佛法、出世间法，令诸众生读诵翫习，远离生死，得至涅槃。』」

「尔时转轮圣王为求佛法故，于阎浮提遍处宣令：『谁解佛法？大转轮王欲得翫习。』处处宣令，皆云言无。到一边小国中，有一婆罗门解知佛法。尔时使者径往诣彼，至婆罗门所，问言：『大德解佛法耶？』答言：『解也。』」

「尔时使者头面礼足，报言：『大师！大转轮王欲相顾命。惟愿大师屈神德，往至彼转轮王所。』时转轮王远出奉迎，头面礼足，问讯起居，冒涉涂路，得无疲倦耶？即请入宫，于正殿上，敷王御座，前请大师：『愿坐此座？』时婆罗门即升妙座，结加趺坐。」

「尔时大王见于大师端坐已定，供给所须，施安已竟，合掌向于婆罗门白言：『大师！解佛法耶？』时婆罗门报言：『吾解佛法。』尔时大王报言：『大师！为我解说。』婆罗门言：『王大愚也。吾学是佛法，久受勤苦，因乃得成。今者大王，云何直欲得闻？』」

「尔时，大王白大师言：『欲须何物？』婆罗门言：『与我供养。』王言：『所须供养为是何物？衣被饮食耶？金银珍宝耶？』婆罗门言：『吾不须如是供养。』王言：『若不须如是供养者，象马车乘耶？国城妻子耶？音乐倡伎耶？』婆罗门言：『吾都不用如是供养也。若能就王身上，剜作千疮，灌满膏油，安施灯炷，燃以供养者，吾当为汝解说佛法。若不能者，吾欲起去。』王未答顷，寻下高座。」

「尔时大王即前，抱持报言：『大师！小复留怀。今我智慧微浅，功德薄少，小顷自思惟，当奉供养。』」

「尔时转轮圣王即自思惟，而作是念：『我从无始世界已来，丧身无数，未曾为法。今我此身当归坏败，都无所为。今日正是其时。』仰报大师言：『所须供养者，当速办之。』」

「尔时大王即入宫中，报诸夫人：『而我今者共汝等别。』时诸夫人闻王语已，心惊毛竖，莫知所由，微声问王：『王欲何去？』王言：『今者我身欲剜作千灯供养大师。』时诸夫人闻王语已，宛转躄地，举声大哭，闷绝吐逆，良久稣息，报大王言：『天下所重莫若己身，恭敬尊重，随时将养，惧畏不适。今者云何毁害捐弃？王是智人，而于今日，如似颠狂，鬼魅所著耶？』王言：『不也。』『若不尔者，何缘如是，作此苦恼，供养是婆罗」

门，何所为耶？』王报夫人：『欲求佛法，为一切众生。』『若为一切众生，今日云何便见孤弃？』王报诸夫人言：『天下恩爱，皆当别离，是故吾今以身供养。欲为汝等及一切众生，于大闇室燃大智灯，照汝生死无明黑闇，断众累结，生死之患，超度众难，得至涅槃故。汝等诸人，今者云何违逆我心？』时诸夫人闻王语已，默然不对，心悲噢噎，举声大哭，自拔头发，抓搯面目，复发声言：『我等薄相，生亡我所。』

「天王有五百太子，悉皆端正，聪明智慧，人相具足。其父爱念，喻如眼目。」

「尔时大王语诸子言：『我于今日欲设供养，恐身命不济，与汝等别。国土人民，所有王法，从大者治。』时，诸太子闻是语已，身体肢节、筋脉抽切。譬如人噎，又不能咽，复不得吐。微声问父王言：『今日云何永弃孤背？』时诸太子前抱王颈，或捉手足，举声悲哭：『怪哉！怪哉！今日云何永失覆护？』」

「尔时，大王谏晓诸子，即为宣说天下恩爱皆有别离。诸子答言：『虽如父王所说，心情恋慕，不能舍离。大王今日当赐一愿，令诸子等持此身命，奉上大王，为王供养婆罗门师。』王言：『诸子幼稚，未有所识。未能堪办如是供养。如我今者远请大师，许相供养，不得违错。夫为孝子，不违父意，汝今云何违逆我心？』时诸太子闻是语已，举声吼唤，惊动神祇，举身投地，如太山崩。」

「尔时大王复与诸小国王一切辞别。还至殿上，往大师所，脱身璎珞、上妙衣服，举着一面，端身正坐，告诸大臣诸小国王、五百太子、二万夫人：『汝等今者，谁能为吾剜身千疮？』夫人、太子及诸群臣，皆共同心而作是言：『我等今者，宁以利刀自剜两目，终不能以手剜王身也。』尔时，大王心生忧恼：『而我今者单子孤露。大众之中，乃无一人见佐助也。』」

「尔时大王有一旃陀罗，其性弊恶，人所怖畏。寻声往趣，语诸太子：『且莫忧苦也。我有方便，能令大王事不得成。若不成事，还王领国，如本不异。』诸太子闻是语已，心生欢喜。时，旃陀罗往到王前，语大王言：『大王今者何所作为，剜身千灯，供养大师？』时旃陀罗言：『欲剜身者，我能为之。』王闻是语，心生欢喜，报旃陀罗言：『汝今真是我无上道伴。』时旃陀罗即在王前，喊[口\*戒]喻张，高声唱言：『大王当知杀人之法，断头截

颈，割断手足，抽筋拔肋，苦痛如是。大王今者能堪是不？』王闻是语，心怀欢喜。时旃陀罗持牛舌刀就王身上，于眇速顷遍体剜作数满千疮。时旃陀罗谓王意退，而反不移，投刀于地，驰走而去。

「尔时大王于身诸疮灌满膏油已，取上妙细[迭\*毛]，缠以为炷。尔时婆罗门大师见于大王作是事已，作是念言：『我今应当先为大王宣说佛法。何以故？大王今当燃身诸灯，恐命不济。命若不济，谁当听法？』思惟是已，告大王言：『精进如是，难为能为，修此苦行，为闻佛法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！吾当为王宣说佛法。』王闻是语，心大欢喜，譬如孝子新丧父母，其子愁毒，苦不可言，父母还活，其子欢喜。王闻是语，亦复如是。时婆罗门即便为王而说半偈，谓兴衰法：

「『夫生辄死， 此灭为乐。』」

「王闻法已，心生欢喜，告诸太子及诸大臣，而作是言：『诸人若于我有慈愍心者，应为我忆持是法。于诸国土，处处聚落，有人民处，城市巷陌，宣王优命：「诸人当知！大转轮王见诸人民，一切众生，没于苦海，未能出悉。于诸众生起大悲心，剜身千灯，求于半偈。诸人今当感大王大慈悲心，应当书写此偈，读诵翫习，思惟其义，如说修行。」』诸人闻是语已，心生欢喜，异口同音赞大王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大王真是大慈悲父，为诸众生修此苦行。我等应当速往书写。』或纸或帛，或于石上，或于树木、瓦砾、草叶，蹊径要路，多人行处，亦皆书写。其见闻者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「尔时大王即燃千灯供养大师，其明远照十方世界，其灯光中亦出音声说此半偈，其闻法者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其光上照乃至忉利天宫，其灯光明，悉能蔽隐诸天光明。时忉利天王见此光明远照天宫，即作是念：『以何因缘有此光明？』即以天眼观于世间，见是大转轮王以大慈悲熏修其心，为一切众生故，剜身千灯，供养大师，为度一切众生故。『是故我等今当往于世间，劝戒佐助，令心欢喜。』即下世间，化作凡人，往诣王所，问大王言：『剜身千灯，修此苦行，为求半偈，何所作为？』报言：『善男子！我为一切众生故，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』」

「尔时化人即复释身，光明威耀，皦然炳着。时天帝释报大王言：『作是供养，愿求天王耶？魔王、梵王耶？』是时转轮圣王报天帝释言：『我亦不求

人天尊贵，正欲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一切众生故。不安者安，不解者解，未度者度，未得道者，欲令得道。』天帝释言：『大王今者不乃愚耶？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久受勤苦，乃可得成，汝今云何欲求无上道耶？』报天帝释言：『假使热铁轮在我顶上旋，终不以此苦，退于无上道。』『汝今虽发是言，吾不信也。』时转轮圣王即于天王释前，立此誓言：『我若不真实求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欺诳天王释者，使我千疮终无愈时。若不尔者，血当为乳，千疮平复。』说是语时，即复如故。天王释言：『善哉大王！真是大悲！修大悲者，如是苦行，不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得三菩提时，要先度我。』时天帝释放大光明，遍照王身，与百千诸天俱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「五百太子见其父王身疮平复，欢喜无量，即前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，合掌向父，异口同音俱发声言：『未曾有也！今者父王真是大悲，愍伤一切。』王报太子：『汝等若是孝子者，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』是诸太子闻是语已，心生欢喜，感于父王重恩分故，寻声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二万夫人，百千嫔女亦复如是。」

尔时众中有七十恒河沙等众生，皆发声闻、辟支佛心。复有无量天人及干闥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人、非人等，见闻是已，皆发道心，欢喜而去。

## 大方便佛报恩经发菩提心品第四

尔时会中有一大菩萨摩訶萨，名曰喜王，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仰白如来，而作是言：「菩萨云何知恩报恩？」

佛告喜王菩萨：「善男子！谛听！谛听！菩萨摩訶萨知恩者，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报恩者，亦当教一切众生，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若发菩提心，云何而发？菩萨因何事故，所以能发？善男子！菩萨摩訶萨初发三菩提心时，立大誓愿，作如是言：『若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当大利益一切众生，要当安置一切众生大涅槃中，复当教化一切众生，悉令具足般若波罗蜜，是则名为自利，亦名利他。』是故初发菩提心者，则得名为菩提因缘、众生因缘、正义因缘、三十七助道法因缘，摄取一切善法根本。是故菩萨名为大善，亦名一切众生善根，能破一切众生身口意等三业诸恶。一切世间所有誓愿，及出世间所有誓愿，无有能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如是

誓愿无胜无上。菩萨摩訶萨初发三菩提心时，有五事：一者，性；二者，行；三者，境界；四者，功德；五者，增长。菩萨若能发菩提心，则得名为菩萨摩訶萨，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修大乘行。是故初发菩提心，即能摄取一切善法。菩萨摩訶萨发菩提心，修行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；若不发心，终不能得；是故发心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根本。菩萨摩訶萨见苦众生，心生怜愍，是故菩萨因慈悲心故，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即能习三十七品；因三十七品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故发心名为根本。发菩提心故，行菩萨尸罗，是故发心名根、名因，名枝、名叶，亦名华、名果，亦名为子。菩萨发心毕竟不毕竟，毕竟者乃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终不退失；不毕竟者，有退有失。退有二种：毕竟退、不毕竟退。毕竟退者，终不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能推求修习其法；不毕竟退者，求菩提心，修习其法。是菩提心有四种：一者，若善男子、若善女人，若见若闻诸佛菩萨不可思议事，尔时即生信敬之心，作是念言：『佛菩萨事不可思议。若佛菩萨不可思议事是可得者，我亦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』是故至心念于菩提，发菩提心。复有不见诸佛菩萨不可思议事，以闻诸佛菩萨秘密之藏；闻已，即生信敬之心；得生信心故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及摩訶般若，是故发菩提心。复有不见诸佛菩萨不可思议事，亦不闻法，见法灭时，复作是念：『无上佛法能灭众生无量苦恼，作大利益。惟诸佛菩萨能令佛法久住不灭。我今亦当发菩提心，令诸众生远离烦恼。愿我此身受大苦事，护持佛法久住于世故，发菩提心。』复有不见诸佛菩萨法灭时，唯见恶世诸众生等，具重烦恼、贪欲、瞋恚、愚痴等；无惭、无愧、慳吝等；嫉妬、患痴、苦恼等；不信、邪疑、懒惰等。见是事已，即作此念：『大恶世时，众生不能修善。如是恶时，尚不能发二乘之心，何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？我今当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已，乃当教一切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』」

尔时喜王菩萨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萨知恩，自发菩提心；菩萨报恩，教一切众生令发菩提心者；如来世尊于生死时初发菩提心，因何事发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过去久远不可计劫生死中，时以重烦恼，起身口意业故，堕在八大地狱，所谓：阿訶訶地狱、阿婆婆地狱、阿达多地狱、铜釜大铜釜、黑石大黑石，乃至火车地狱。我于尔时，堕在火车地狱中，共两人并挽火车。牛头阿傍在车上坐，緘唇切齿，张目吹火，口眼耳鼻，烟炎俱起，身体殊大，臂脚盘结，其色赤黑，手执铁杖，随而鞭之。我时苦痛，努力挽

车，力励前进。时我徒伴劣弱少力，劣弱在后。是时牛头阿傍以铁叉刺腹，铁杖鞭背，血出沐浴，随体而流。其人苦痛，高声大唤，苦痛难忍，或称父母，或称妻子。虽作如是唱唤，无益于己。我时见是，受大苦恼，心生哀愍，因慈心生故，发菩提心。为此众罪人故，劝请牛头阿傍：『此罪人者，甚可怜愍。小复加哀，垂慈怜愍。』牛头阿傍闻已，心生瞋恚，寻以铁叉前刺我颈，寻时命终，即得脱于火车地狱百劫中罪。我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，即脱火车地狱之罪。」

佛告喜王：「挽火车者，今我身是。因发菩提心故，疾得成佛。是故当知，一切众生发菩提心，其事非一：或因慈心，或因恚心；或因施心，或因悭心；或因欢喜，或因烦恼；或因恩爱别离，或因怨憎和合；或因亲近善知识，或因恶友；或因见佛，或因闻法。是故当知，一切众生发菩提心，各各不同。喜王！当知菩萨摩訶萨知恩报恩，其事如是。」

说是法时，万八千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一切大众中有得须陀洹乃至阿罗汉。时天龙、鬼神、人及非人，亦能发声闻、辟支佛心，闻法欢喜，头面作礼，右遶而去。

##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二

##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三

失译人名在后汉录

### 论议品第五

尔时如来为母摩耶夫人并诸天众说法九十日，阎浮提中亦九十日不知如来所在。大目犍连神力第一，尽其神力，于十方推求，亦复不知；阿那律陀天眼第一，遍观十方三千大千世界，亦复不见；乃至五百大弟子，不见如来，心怀忧恼。优填大王恋慕如来，心怀愁毒，即以牛头栴檀，摽像如来所有色身，礼事供养，如佛在时，无有异也。



尔时大王召诸六师，卜问如来为何所在。尔时六师即作是言：「大王！当知瞿昙沙门正是幻术所化作耳。幻化之法，体无真实。大王！当知我等经书四围陀典说言：『千年二千年当有一幻人出世。』瞿昙沙门正是其人。」

尔时，阿那律陀往诣大王所，白言：「大王！当知如来近在忉利天，却后七日当还阎浮提。」王闻是语，心生欢喜，宣令国土，扫洒烧香，悬缯幡盖竞共集聚，设众供养种种肴饍、华香、伎乐。

尔时六师见众人集聚，设诸供养，种种肴饍。六师问言：「汝等诸人设是供养，欲请国王耶？王子耶？」答言：「非也。」「若不尔者，为请大臣耶？婆罗门居士耶？若不尔者，亲族会耶？」答言：「非也。欲请于佛。」六师问言：「佛者是谁？」答言：「一切智人。」复言：「一切智人为是谁？」答言：「大慈悲父。汝不知耶？白净王种，豪尊第一，从劫初已来，嫡嫡相承，作转轮王。近来二世不作转轮王，虽不作转轮王，而作阎浮提王。兄弟三人，其最长者号曰净饭王；其次弟名曰斛饭王；其最小者名曰甘露饭王。净饭王生二子，长者名悉达，小者名难陀。斛饭王复生二子，长者名提婆达，小者名阿难。甘露饭王生一女，名甘露味女。尔时大兄悉达太子出城观看，见老病死患，忧思不食。悲念人生当有此患，无贵无贱，有形之类，无免此者。即夜踰出宫城，菩提树下苦行六年，然后得成一切智，故号一切智人。独悟成佛，具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十八不共法乃至一切种智。其生七日，母命便终，生忉利天。佛为母说法经九十日，却后一七当还阎浮提。」

尔时六师闻是语已，心生嫉妬，忧患苦恼。实时六师徒众集聚，共论议言：「瞿昙沙门若还阎浮提者，一切人民皆当舍我，供养瞿昙。我等孤穷，恐当不济。」

尔时六师复作是念：「我等今当速往多人众中，唱如是言：『诸人当知！瞿昙沙门实无所知。黄口小儿，近出释氏宫，菩提树下自言得一切种智。当知此则虚妄之言。所以然者，阿耆达王来请瞿昙，所施供养唯是马麦，瞿昙不知为恶而便受请，当知非一切智也。』」复次，问于阿难：『安居余有几日在？』阿难言：『余有七日在。』复次，问于阿难：『祇桓中何以多鸟声？』阿难言：『众鸟[口\*争]食。适生一七，其母命终。』以是事故，当知是薄相人，亦是极恶之人。所以然者，生已丧其母故。又复非慈孝、非供养，目下朝夜供给而反捐弃，入于深山。亦是无恩分人，父王为纳娶瞿夷，竟不行妇人之礼，令憍昙弥受大苦恼。是故当知不知恩不念恩。瞿昙沙门，

徒众无尊卑，五百弟子各称第一。师既无法，弟子亦无修行之业。乃至知数其人陀骠比丘亦称第一，聪明智慧舍利弗亦入其中，讷钝盘特比丘亦入其中；乃至少欲之人耶输陀罗比丘尼亦入其中，舍卫城中淫乱不善莲华色女亦入其中；乃至稚小无智均提小儿亦入其中，乃至极老须跋陀罗年百二十亦入其中；乃至豪尊诸释种亦入其中，极下贱王舍城中担粪秽人亦入其中。是故，当知瞿昙法中，猥杂竞共入中，皆无尊卑，不可恭敬。譬如大风吹诸树叶，聚在一处，瞿昙佛法亦复如是。譬如众鸟随逐世间人所遗弃衣服饮食，瞿昙徒众随取食之。汝等诸人，今日云何欲请瞿昙？」众人闻已，譬如大地不可亏动。大众渴仰如来，虽闻六师作如是说，心如金刚，无有增减，渴仰如来，如渴须饮。

却后一七，如来从天来，下至阎浮提。无量百千诸天随从如来，放大光明；神力感动，作天伎乐百千万种。乃至一切天，一切龙、鬼神、干闥婆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人、非人等，一切大众皆悉云集，礼拜供养。尔时优填大王大众围遶，远迎如来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。

尔时六师徒众集聚，复作是念：「我等今者衰祸将至。虽复众人之中唱说此言而不信受。今当复往天人大众之中，宣令如是，可知清白。」尔时六师作是念已，与其徒众八千人俱，前后围遶，往诣大众，到已却坐一面。

尔时复有一干闥婆子，名曰闥婆摩罗，弹七宝琴，往诣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，鼓乐弦歌出微妙音——其音和雅，悦可众心。声闻辟支佛等，不觉动身起舞，须弥山王涌没低昂。

尔时如来即入有相三昧，以三昧力令其琴声远闻三千大千世界——其音具足演说苦、空、无常、不净、无我。放逸众生闻此妙音具足演说如来知恩报恩，久于无量阿僧祇劫孝养父母。一切众生皆随声至阎浮提，往到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。

尔时大众瞻仰如来，目不暂舍。如来尔时三昧宴默，一切大众亦皆默然。于大众中，有七宝塔从地踊出，住在空中，无数幢幡而悬其上，百千宝铃不鼓自鸣，微风吹动，出微妙音。

尔时大众见此宝塔从地踊出，心生疑网：「以何因缘，有此宝塔从地踊出？」诸声闻众舍利弗等，尽思度量，亦复不知。旧住娑婆世界菩萨摩訶萨，乃至弥勒菩萨亦复不知。

尔时六师作是念：「复何因缘，有此宝塔？若有人来问我者，而我不知。若不知者，云何复名一切知见？」复作是念：「瞿昙何不速为大众敷演斯事？」

尔时如来出于三昧。释提桓因、忉利天王即以天衣敷师子座。尔时如来即升此座，结加趺坐，如须弥山王处于大海。

尔时弥勒菩萨观察众心，咸皆有疑，自亦未了。即从座起，往到佛前，头面礼足，合掌向佛，而作是言：「世尊！以何因缘有此宝塔从地踊出？」

佛告弥勒菩萨：「乃往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出世，号毗婆尸如来。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，出现于世，教化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众生，皆令坚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其佛灭后，于像法中，有国名波罗奈。其波罗奈大王聪叡仁贤，常以正法治国，不枉人民。王主六十小国、八百聚落。王了无子。王自供养奉事山神、树神、一切神祇，经十二年不懈不息，求索有子。第一夫人便觉有娠，十月足满生一男儿。其子端正，人相具足。生已召诸大臣、诸小国王，占相吉凶，即为立字。以其太子性善不瞋，名曰忍辱。忍辱太子其年长大，好喜布施，聪明慈仁，于诸众生等生慈心。尔时大王有六大臣，其性暴恶，奸诡佞谄，枉横无道，人民厌患。时六大臣自知于行有违，常怀嫉妬，憎恶太子。

「尔时大王身婴重病，苦恼顛顛，命在旦夕。忍辱太子往告诸臣：『父王困笃，今当奈何？』诸臣闻已，心生瞋恚，报太子言：『王命不久。何以故？欲求妙药，不可得故，是以当知命去不远。』太子闻已，心生苦恼，闷绝躃地。

「时六大臣即入静室，共谋议言：『忍辱太子不除去者，我等终不得安隐也。』作是念已，第一大臣言：『忍辱太子无事可除。』一臣复言：『我有方便能除去之。』即往太子所，报太子言：『臣向在外，于六十小国八百聚落中求觅药草，了不能得。』太子问言：『所求药草为是何物？』大臣报

言：『太子当知，求药草者，正是从生至终不瞋人眼睛及其人髓。若得此药，得全王命；若不得者，命在不久。于诸国土无有此人。』太子闻已，心生忧恼，即报大臣：『今我身者似是其人。何以故？我从生已来未曾有瞋。』大臣言：『太子若是其人者，此事亦难。何以故？天下所重莫若己身。』太子言：『不如诸臣所言也。但使父王病得损者，假使舍百千身，亦不为难，况我今日此秽身也？』大臣报言：『如此之事，随太子意。』

「尔时忍辱太子心生欢喜，而作是念：『若使此药能除父王病者，宜应速办此事。』忍辱太子即入宫中，到其母所，头面礼足，合掌向母，而作是言：『今者此身，欲为父王作治病药。恐其身命不得存立，是故与母共别。愿母莫忧苦，恋慕其子。』其母闻是语已，心生闷绝，忘失四方，譬如人噎，又不得咽，不能劝进，又不得吐，不能劝止。即前抱其太子，闷绝，以冷水洒面，良久乃稣。尔时太子白其母言：『父王身命，须臾之间，不得久停。宜时速办，令王服之。』尔时太子即呼大臣、诸小国王，于大众中，即宣此言：『我身今者与大众别。』尔时大臣即呼旃陀罗，断骨出髓，剜其两目。

「尔时大臣即捣此药，奉上大王。王即服之，病得除差。病既差已，问诸大臣：『汝等于何得此妙药，除我患苦，得全身命？』大臣白王：『今此药者，忍辱太子之所办耳。非诸臣力所堪办也。』王闻是语，心惊毛竖，微声问诸臣言：『忍辱太子今在何所？』大臣答言：『太子今者在外，身体伤损，命不云远。』王闻是语，举声大哭：『怪哉！怪哉！』自投于地，尘土盈身：『如我今者，实自无情。云何乃能服此子药？』往到子所，其命已终。王及夫人及诸臣民，无量大众前后围遶。其母懊恼，投身死尸：『以我宿世有诸过恶，今令子身受是苦也。今我身者，何不碎末如尘，乃令我子丧失身命。』尔时父王及诸小王即以牛头栴檀香木，积以成[廿/积]，阁维太子所有身骨，复以七宝起塔供养。」

尔时世尊告弥勒菩萨善男子等大众：「当知尔时波罗奈大王者，今现我父悦头檀是；尔时母者，今现我母摩耶是；忍辱太子者，今我身是。菩萨于无量阿僧祇劫孝养父母，衣被、饮食、房舍、卧具，乃至身肉骨髓，其事如是，以此因缘自致成佛。今此宝塔从地踊出者，即是我为其父母舍此骨髓及其身命，即于此处起塔供养。我今成佛，即踊现其前。」

尔时大众中无量人、天、诸龙、鬼神，闻是语已，悲喜交集，泪下满目，异口同音赞叹如来百千功德，寻时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复有无量百千

众生发声闻、辟支佛心；复有无量人得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道；复有无量百千万亿菩萨摩訶萨，不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，当知如来今者真是孝养父母。

复次，菩萨本知母人之德，以其本愿如是，生如来身。以生如来，满本愿故，不堪受其礼故，因其将终。尔时大众异口同音赞叹摩耶：「善哉摩耶！得生如来，天人世间无与等者。」

尔时闍婆摩罗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胡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摩耶夫人修何功德？以何因缘得生如来？」

佛言：「善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」

佛言：「乃往过去久远不可计劫，有佛出世，号毘婆尸如来。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，出现于世，乃至正法、像法灭已。尔时有国号波罗奈。去城不远有山，名曰圣所游居，以有百千辟支佛住此山中故，无量五通神仙亦住其中。以多仙圣止住其中故，号圣游居山。其山有一仙人住在南窟，复有一仙住在北窟。二山中间有一泉水，其泉水边有一平石。

「尔时南窟仙人在此石上，浣衣洗足已，便还所止。去后未久，有一雌鹿来饮泉水。次第到浣衣处，即饮是石上浣垢衣汁。饮此衣垢汁已，回头反顾，自舐小便处。

「尔时雌鹿寻便怀妊，月满产生。鹿产生法，要还向本得胎处。即还水边，住本石上，悲鸣宛转，产生一女。尔时仙人闻此鹿悲鸣大唤。尔时南窟仙人闻是鹿大悲鸣声，心生怜愍，即出往看，见此雌鹿产生一女。尔时鹿母宛转舐之，见仙人往，便舍而去。

「尔时仙人见此女儿，形相端正，人相具足。见是事已，心生怜愍，即以草衣裹拭将还，采众妙果，随时将养，渐渐长大，至年十四。其父爱念，常使宿火，令不断绝。忽于一日，心不谨慎，便使火灭。其父苦责数已，语其女言：『我长身已来，未曾使此火灭。汝今日云何令灭？北窟有火，汝可往取。』」

「尔时鹿女即随父教，往诣北窟。步步举足皆生莲华，随其踪迹，行伍次第，如似街陌。往至北窟，从彼仙人乞求少火。尔时仙人见此女人福德，如是足下生于莲华，报言：『欲得火者，汝当右遶我窟，满足七匝。』行伍次第了了分明，随其举足，皆生莲华。遶七匝已，语其女言：『欲得火者，复当在此右边还归去者。当与汝火。』」

「尔时鹿女为得火故，随教而去。其女去后未久之间，波罗奈王将诸大臣，百千万众，前后围遶，千乘万骑，入山游猎，驰逐群鹿。波罗奈王独乘名象，往到北窟仙人所，见其莲华遶窟行列。尔时大王心生欢喜，叹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大德神仙！大仙导师！福德巍巍，其事如是！』」

「尔时仙人即白王言：『大王！当知此莲华者，非我所能。』王言：『非大师者，是谁所为。』报言：『大王！是南窟仙人生育一女，姿容端正，人相具足，世间难有。其女行时，随其足下皆生莲华。』王闻是语，心生欢喜，即往南窟，见彼仙人，头面礼足。尔时仙人即出问讯：『大王！远涉途路，得无疲极。』尔时大王报仙人言：『闻君有女，欲求婚姻。』」

「尔时仙人报大王言：『贫身有此一女，稚小无知，未有所识。少小已来住此深山，未闲人事，服草食果。王今云何乃欲顾录？又此女者，畜生所生。』即以上事向王具说。王言：『虽尔无苦。』问其父言：『鹿女者今在何许？』报言大王：『在此草窟。』尔时大王即入窟中，见其鹿女，心生欢喜。即以沐浴香汤，名衣上服，百宝璎珞庄严其身，乘大名象，百千导从，作倡伎乐，还归本国。尔时鹿女从生已来，未曾见如此大众，心惊怖惧。」

「尔时其父上高山顶，遥看其女，目不暂舍，而作是念：『我今遥观我女，远去不现，当还本处，悲号懊恼，流泪满目。我生育此女未有所知，与我远别。』复作是念：『我今住此，不应余转。何以故？若我女反顾后望不见我者，令女忧苦。』竚立良久，女去不现，竟不回顾。」

「尔时其父心生恚恨，而作是言：『畜生所生，故不妄也。我小长养，今得成人。为王所念，而反孤弃。』即入窟中诵持呪术而呪其女：『王若遇汝薄者，皎然不论。若王以礼待接汝者，当令退没，不果所愿。』」

「尔时波罗奈王到宫殿已，拜为第一，名曰鹿母夫人。诸小国王、百官、群臣皆来朝贺。王见此已，心生欢喜。未久数日，便觉有娠。王自供养夫人，」

床卧饮食皆令细软。至满十月，望其生男，绍系国位。月满产生，生一莲华。仙人呪力令王瞋恚，而作是言：『畜生所生，故不妄也。』王即退其夫人职，其莲华者使人遗弃。其后数日，波罗奈王将诸群臣入后园中，游戏观看，作倡伎乐，鬪其象马，并诸力士。中有第一大力士，跟[跳-兆+旁]颠蹶，以足蹴地，地皆震动，动莲华池。其华池边有大珊瑚，于珊瑚下有一莲华迸堕水中。其华红赤，有妙光明。王见此华，心生欢喜，问群臣言：『如此华者，未曾有也。』即使使者入池取之。其华具足有五百叶，于一叶下有一童男，面首端正，形状妙好。尔时使者即前白王：『此莲华者未曾有也。大王！当知其莲华者具五百叶，于一叶下有一天童男。』王闻此语，心惊毛竖，慨叹所以，问使者言：『审实尔耶？此非是我鹿母夫人所生华也？』即问青衣：『鹿母夫人所生华者，遗弃何处？』答言：『大王！埋此池边大珊瑚下。』王审实其事，知鹿母夫人所生。王自入宫，向鹿母夫人自责悔过，而作是言：『我实愚痴无智，不识贤良，横生恶贱，违逆夫人。』忏悔讫已，还复本位。王大欢喜，召诸群臣、诸小国王并诸婆罗门相师，一切集会。抱五百太子，使诸相师占相吉凶，卦曰：『道德所归，国蒙其福。若在家者，四海颺颺，鬼神保之；若出家者，必断生死，超度欲流，越生死海，获得三明六通，具四道果。』王闻是语，遂增欢喜，即遍宣令国土，选取五百乳母。

「尔时鹿母夫人白大王言：『王莫耗扰国土，召诸乳母。王宫中自有五百夫人。诸夫人者妬我生男。王今可以一太子与一夫人，令其乳哺，非其子耶？』王报夫人：『五百夫人常怀嫉妬，恼害鹿母。鹿母今者欲令我鞭打杖策，摈出驱遣，夺其命者，不逆夫人。夫人今者云何于怨嫌中取舍？此事甚难及也。又复能开天地之恩，以其太子与诸夫人。』

「尔时五百夫人心大欢喜：『鹿母夫人施我安隐快乐，云何复能以太子与我？』欢喜无量。尔时无量百千大众闻是事已，心生欢喜，皆发道心。

「尔时大王报夫人言：『未曾有也！吾不及汝。』夫人言：『贪恚所生，皆由嫉妬。谏恶以忍，谏怒以顺。我从生已来未曾与物共诤，诸夫人者自生恼害。譬如有人夜行见机，便起贼想，或起恶鬼之想。寻时惊怖，四散驰走，或投高岩，或覆水火，荆棘丛林伤坏身体。因妄想故，祸害如是。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，自生自死，如蚕处茧，如蛾赴灯，无驱驰者。一切众恶从妄想起，诸夫人者亦复如是。我今不应与彼群愚，起诸诤讼。』五百夫人即前礼

鹿母夫人，自谢悔过，奉事鹿母，如蒙贤圣，如母姊妹，所养太子，如所生不异。

「时五百太子年渐长大。一一太子力敌一千，邻国反叛不宾属者，自往伐之；不起四兵，国土安隐；天神欢喜，风雨以时，人民丰壤炽盛。时五百太子乘大名象，林野观看；游戏自恣，快乐难量；父母爱念，如护眼目。

「尔时五百太子年渐长大，于后一时集一处，坐莲华池边，见其形容，水底影现。时诸太子共相谓言：『一切诸法，如幻如化，如梦所见，如水中形，体无真实。我等今者，亦复如是。虽复豪尊，处在深宫，五欲自恣。壮年美色不可久保；物成有败，人生有死；少壮不久，会当有老；饭食不节，会得有病；百年寿命，会当有死。』诸太子即愁忧不乐，不能饮食，即还宫殿，白父母言：『世界皆苦，无可乐者。父母今者，听我等出家。』王报太子：『生老病死，一切共有，汝何以独愁？』白父王言：『不能复以死受生，劳我精神，周遍五道。』王不忍拒，即便听许。母报子言：『汝出家者，莫舍我远去，可于后园。其中清静，林木茂盛，四事供养，不令乏少。』

「时诸太子即便出家，受其母请，住后园中。一一太子皆得辟支佛道，如是次第四百九十九太子皆得道果。往诣宫中，至父母前，报言父母：『出家利益，今已获得。』时诸比丘身升虚空，东踊西没，西踊东没，南踊北没，北踊南没。或作大身满虚空中，复以一身作无量身；或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；身下出水，身上出火。为其父母作种种神变已，即便烧身，取般泥洹。时鹿母夫人收取身骨，于后园中，即起四百九十九塔供养。最小太子过九十日已，亦得辟支佛道，亦为父母现大神变，现神变已即取泥洹。尔时其母收取身骨，起塔供养。

「尔时鹿母夫人烧众名香，作妙伎乐，日日入后园中，供养是五百辟支佛塔。于其塔前愁忧不乐，而作是言：『我虽生是五百太子，虽复出家，而无一一人能发菩提之心。』即立誓愿：『我供养是五百辟支佛，并起五百塔，供养舍利功德，悉以回向普及一切众生。令我来世不用多生诸子，而不能发菩提之心，但生一子能发道心，现世出家，得一切智。』」

佛告阿难：「尔时鹿母夫人者，今摩耶夫人是。摩耶夫人供养五百辟支佛，及修无量善业，是故今者得生如来身。」



佛说此法时，有无量百千人天，得初道果乃至四果。有无量众生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尔时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摩耶夫人过去世时造何业行，生畜生中为鹿女也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善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摩耶夫人宿世行业因缘。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尔时有佛出世，号毘婆尸如来。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，在世教化。灭度之后，于像法中，尔时有国号波罗奈。其国有一婆罗门，唯生一女。其父命终，婆罗门妇养育此女，年转长大。其家唯有一果园，其母以女守园，自往求食。既自食已，后为其女而送食分，日日如是。其母一日而便稽迟，过时不与。其女悒迟，饥渴所逼，而便恚心言：『我母今日何因缘故，不与我食，不来见看。』乃至烦惋再三，寻复恚言：『我母今者不如畜生。我见畜兽野鹿，子饥渴时，心不舍离。』如是未久，母持食至。正欲饮食，有一辟支佛沙门，从南方来，飞空北过。尔时其女见此比丘，心生欢喜，即起合掌，头面作礼，即便请之，为敷净座，取好妙华，减其食分，奉施比丘。比丘食已，为说妙法，示教利喜。尔时其女即发愿言：『愿我来世，遭遇贤圣，礼事供养，使我面首端正，尊荣豪贵，若经行时，莲华承足。』」

佛告阿难：「尔时女者，鹿母夫人是。以其一食，净华覆上，施辟支佛，五百世中尊荣豪贵，衣食自然，莲华承足。愿力因缘，今得值五百辟支佛礼事供养。尔时以一恶言，不知其恩，毁骂其母，喻如畜生，以是恶口因缘，五百身中生鹿腹中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人生世间，祸从口生，当护于口，甚于猛火。猛火炽然能烧一世，恶口炽然烧无数世；猛火炽然烧世间财，恶口炽然烧七圣财。是故阿难！一切众生祸从口出。口舌者，凿身之斧，灭身之祸。」

佛说此经时，有千优婆塞、优婆夷慎护口过，即得初果。复有无量比丘、比丘尼得初道果乃至四果；无量人天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乃至辟支佛心。一切大众闻佛说法，欢喜奉行，作礼而去。

尔时世尊与阿难入王舍城，乞食已，还出城，于城门外有大深坑。时王舍城人担持大小便利，弃是坑中，天雨恶水亦入其中。尔时此洗水中有一虫，其

形似人，众多手足，遥见如来，擎头出水，视于如来，流泪满目。如来见已，愍而哀伤，惨然不悦，即还耆闍崛山。

尔时，阿难敷尼师檀。如来坐上，结加趺坐。尔时，阿难观察众心，问如来言：「世尊！向所见洗屎中虫者，先世造何业行？生此水中，为几时耶？复于何时当得解脱？」

佛告阿难及诸大众：「汝等善听！当为汝说。阿难！乃往过去无量千劫，尔时有佛出兴于世。教化已周，迁神涅槃。灭度之后，于像法中有一婆罗门，造立僧房，供养众僧。时有檀越多送酥油，时有客比丘来。尔时知事维那心生瞋恚，嫌客僧来多，隐匿酥油，停持不与。客众僧言：『何不付酥油蜜耶？』维那答言：『汝客我旧。』客比丘言：『此是檀越施现前僧。』尔时维那凶恶可畏，即便骂詈：『汝何不噉屎尿也！云何从我乃索酥油。』以此恶言，从是已来九十亿劫，常生于是洗水之中。尔时维那者，今此洗水中虫，是由过去世发一恶言，诃骂众僧，无量千世住此屎中。」

佛告诸弟子：「当护于口，口之过患，甚于猛火。父母众僧，宜应赞叹软语，常念其恩。众僧者，出三界之福田；父母者，三界内最胜福田。何以故？众僧之中，有四双、八辈、十二贤士，供之得福，进可成道。父母者，十月怀抱，推干去湿，乳哺长大，教诲技艺，随时将养，及其出家修得解脱，度生死海，自利兼利一切众生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父母、众僧是一切众生种二福田，所谓人天、泥洹、解脱妙果，因之得成。」

佛说此经时，无量百千众生、人及非人，或得初果，乃至四果，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或发声闻辟支佛心，各各合掌礼佛右遶，欢喜而去。

复次，波罗奈国有一辅相婆罗门，其家大富，多饶财宝，金银琉璃、珊瑚琥珀、象马牛羊、田业僮仆，在所充足。年过八十，生一男儿，妙色端正，人相具足。父母欢喜，召诸相师占相吉凶，为其立字，号曰均提。年始七岁，父母爱念，放令出家，往诣刹提利因提罗山，至如来所。

尔时如来四众围遶，为诸天龙、鬼神、大众广说世论及出世间之法。时婆罗门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垂老之年生育此儿，世尊大慈普覆一切，今以此儿为佛弟子。」

佛言：「善来比丘！须发自落，袈裟着身。」佛为说法，示教利喜，即得道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。

尔时阿难观察众心咸皆有疑，即从坐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叉手合掌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均提沙弥，过去世时，作何功德？修何行业？值遇世尊获得道果，何以速疾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均提沙弥非适今也。过去世时，供养父母众僧，修妙功德，遇善知识，今得道果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愿佛说之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善听！乃往过去无量千岁，有佛出世，号毘婆尸，在世教化，利益天人。化缘已周，迁神涅槃。灭度之后，于正法中，有一年少比丘，通达三藏——所谓阿毘昙藏、毘尼藏、修多罗藏——面首端正，人相具足，辩才说法，有妙音声，多人所识，刹利、婆罗门之所供养。时有一比丘，形体羸丑，人相不丰，加复音声钝重，常好赞叹三宝。尔时三藏年少比丘见其声恶，即便毁骂，而作是言：『如是音声，不如狗吠。』时老比丘言：『汝何以见毁骂也？汝不识我耶？』三藏年少言：『我识汝，汝是毘婆尸佛正法中摩诃罗老比丘，何以不识？』摩诃罗言：『我所作已办，梵行已立，不受后有。』三藏比丘闻是语已，心惊毛竖。尔时摩诃罗即举右手，放大光明，普照十方。尔时三藏即前，头面接足礼敬，求哀忏悔：『而我愚痴，不识贤圣，作是恶业。令我来世得近善友，值遇圣师，漏尽结解，亦如大德。』」

佛告阿难：「尔时，三藏比丘以一恶言诃骂上座，五百身中，常作狗身。」一切大众闻佛说法，皆惊战悚，俱发声言：「怪哉！怪哉！世间毒祸莫先于口。」

尔时，无量百千人皆立誓愿，而说偈言：

「假使热铁轮，    在我顶上旋，  
    终不为此苦，    而发于恶言。  
假使热铁轮，    在我顶上旋，  
    终不为此苦，    毁圣及善人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舍利弗者，于诸众生为善知识，昼夜六时，常以道眼观五道众生，所应度者，寻往度之。」

「尔时，摩竭提二国中间有五百贾客，经过险路。时估客主将一白狗。尔时伴主初夜煮肉作食。于后夜时，狗偷食之。明日，伴主欲早饮食，求之不得，饥渴所逼，瞋恚内发，手自持刀，断狗四足，投身坑中，舍之而去。其狗宛转，受大苦恼。时舍利弗于初夜时，道眼遥见。过夜至旦，着衣持钵入城乞食已，往诣险路，至彼狗所，持食与之。因为说法，示教利喜。狗闻法已，惭愧不乐，却后一七，罪毕得出生于人中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尔时白狗者，今均提沙弥是。由过去世毁骂贤圣，堕在恶道。由寻能改，惭愧忏悔，发誓愿故，得遇善友。遇善友故，罪毕得出生于人中。遇佛世尊，即得漏尽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当念父母及善知识恩！是故知恩，常当报恩。善知识者是大因缘。」

佛说此法时，无量百千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乃至声闻辟支佛心。一切大众，闻佛说法，欢喜踊跃，作礼而去。

##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三

##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四

失译人名在后汉录

### 恶友品第六

尔时世尊，大众围遶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。尔时如来熙怡微笑，从其面门放大光明，青黄赤白，名曰大悲，远照十方，上至阿迦膩咤天，下至十八地狱；照提婆达多身，身诸苦痛即得安宁。尔时大众异口同音赞叹如来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世尊！真是大慈！真是大悲！能于怨亲其心平等。提婆达多常怀恶心，毁害如来，而世尊不以为患，愍而哀伤，放大悲光，远照其身。」

如来尔时普告大众而作是言：「提婆达多非适今世而伤害我，过去世时常欲害我。我以慈悲力，因乃得济。」

尔时阿难观察众心咸皆有疑，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胡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提婆达多过去世时毁害世尊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善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」

佛言：「过去世时，无量千岁，有国名波罗奈。其中有佛出世，号毘婆尸如来。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。在世教化，满十千岁。灭度之后，正法住世十二千岁。像法灭后，波罗奈王名摩诃罗阇，聪叡仁贤，正法治国，不枉人民。王主六十小国、八百聚落、五百白象。二万夫人了无有子。王自祷祀诸山、河池、树木神祇，满十二年，王第一所重夫人即便有娠；第二夫人亦皆有娠。王甚欢喜，手自供养，床卧饮食皆令细软。至满十月，太子便生，形体端正，妙色庄严，人相具足。第二夫人亦皆生男。王甚欢喜，即召诸臣百官并诸相师婆罗门等，占相吉凶，抱儿示之，便令立字。相师问言：『此儿生时，有何瑞相？』答言：『第一太子，其母性行由来弊恶，恚恨妬忌，憍慢自大。从怀子已来，其性调善，和颜悦色，发言含笑；先意问讯，软语利益；慈愍众生，喻如赤子。』相师答言：『此是儿之福德使母如此。』即便立字，名曰善友太子。第二夫人所生太子者，相师问言：『其子生时，有何瑞相？』答言：『其母由来性常调善，先意问讯，发言柔软，可适众心。怀妊已来，其性卒暴，发言麤恶，嫉妬恚痴。』相师答言：『此是儿之业行使母如是。应当立字，名之恶友太子。』哺乳长大，至年十四。善友太子聪明慈仁，好喜布施，父母偏心爱念，视如眼目。恶友太子其性暴恶，父母憎恶而不喜视；妬嫉于兄，常欲毁害触事；不顺其兄，违逆反戾。

「善友太子导从前后，作倡伎乐，大众围遶。出城观看，见有耕者，垦土出虫，鸟随啄吞。善友太子遥见如是，愍而哀伤，生长深宫，未见此事。问左右言：『此作何物，共相残害？』左右答言：『太子！所以有国，依于人民；所以有人民者，依因饮食；所以有饮食者，依因耕田，种植五谷，得存性命。』太子念言：『苦哉！苦哉！』小复前行，见诸男女自共织作，来往顾动，疲劳辛苦。太子问曰：『此作何物？』左右答言：『太子！此诸人等纺织，作诸衣服，以遮惭愧，荫覆五形。』太子言：『此亦劳苦，非一也。』转复前行，见诸人民屠牛驼马，[利-禾+皮]剥猪羊。太子问曰：『此是

何人？』左右答言：『此诸人等，屠杀卖肉，以自存活，以供衣食。』太子皮毛[目\*需]动，而作是言：『怪哉！苦哉！杀者心不忍，强弱相伤害，杀生以养生，积结累劫殃。』转复前行，见诸人众，网鸟饵鱼，枉滥无辜，强弱相陵。太子问言：『此是何人？名何事耶？』左右答言：『太子！网鸟捕鱼。如是诸事，以供衣食。』太子闻是语已，悲泪满目：『世间众生，造诸恶本。众苦不息，忧愁不悦。』即回车还宫。

「王问太子：『出还何故愁忧如此？』太子具以上事向父王说。王闻是语，语太子言：『上来诸事未常不有，何足愁耶？』太子言：『今欲从王求索一愿，王见听不？』王言：『吾有汝一子，甚爱念之，不逆汝意。』太子言：『愿欲得父王一切库藏，所有财宝饮食，用施一切。』王言：『随汝所愿，不逆子意。』

「善友太子即使傍臣开王库藏，以五百大象负载珍宝，出四城门外，宣令国士：『其有欲得衣被饮食者，恣意自取而去。』善友太子名声远闻八方，一切云集。未久之间，三分用一。时库藏臣即入白王：『所有库藏，太子已三分用一。王宜思之。』王言：『此是太子，不敢违逆。』复经少时，诸臣论议：『所以有国，依因库藏。库藏空竭，国亦虚存。』复往白王：『所有财宝三分用二。王宜思之。』王言：『是吾太子，不敢违逆。汝可小稽迟，莫称其心。』

「善友太子欲开库藏。时守藏臣，缘行不在，郑重追逐，差互不遇。善友太子言：『此小人者，何敢违逆我意？当是父王教耳。夫孝子者，不应倾竭父母库藏。我今应当自求财宝，给足众生。我若不能给足一切众生衣被饮食，称意与者，云何名为大王太子？』即集诸臣百官共论议言：『夫求财利，何业最胜？』中有第一大言：『世间求利，莫先耕田者，种一万倍。』复有一大臣言：『世间求利，莫先畜养众生，放牧滋息，其利最大。』复有一大臣言：『世间求利，莫先入海采取妙宝。若得摩尼宝珠者，便能称意给足一切众生。』善友太子言：『唯此为快耳。』即入宫中，上白父王：『子今欲入大海，采取妙宝。』王闻此语，譬如人噎，亦不得咽，又不得吐，语太子言：『国是汝有，库藏珍宝随意取用，何为方复自入大海？汝为吾子，生长深宫，卧则帟帐，食则恣口。今者远涉涂路，饥渴寒暑，谁得知者？又复大海之中，众难非一，或有恶鬼毒龙；湍浪猛风，洄波涌腹；水泡之山，摩竭大鱼。往者千万，达者一二。汝今云何欲入大海？吾不听汝。』善友太子即

便五体投地，四布手足而作是言：『父母若不听我入大海者，我当舍命于此，终不起也。』

「尔时大王及诸夫人见是事已，目不暂舍，即前劝谏太子：『汝可起饮食。』太子言：『若不听我入大海者，终不饮食。』王与夫人愁忧苦恼；左右啼泣，忧苦懊恼，愁闷躃地。如是乃至一日不饮不食，二日三日至到六日。父母忧愁，畏其不济。七日即前，鸣抱手足，善言诱喻：『可起饮食。此假食身，依因饮食，而得存立。不饮食者，汝命不济。』太子言：『父母若不听许者，必没于此，终不起也。』

「尔时第一夫人便白王言：『如子心意难可倾动，不可违戾，何忍当见此子舍命于此？愿大王垂慈，听入大海，故当万有一冀。今不听者，必丧于此。』王不忍拒，而便听许。

「尔时，善友太子即起欢喜，头面礼父王足。左右夫人及诸嫔女百千万人，互相问言：『善友太子今者，为死活耶？』答言：『太子今者已起，欢喜饮食。』王问太子：『汝殷懃欲入大海，何所作为？』答言：『大王！欲取摩尼大宝，给足一切众生所须。』

「尔时大王即遍宣令：『谁欲入海？若往还者，七世衣食珍宝无所乏少。吾当供给道路船乘所须。善友太子亦欲入海采取珍妙摩尼宝珠。』众人闻之，欢喜聚集，具五百人，皆言：『大王！我等今者，随从太子。』

「尔时波罗奈国有一海师，前后数返，入于大海，善知道路，通塞之相。而年八十，两目蒙盲。

「尔时波罗奈大王往导师所，报言：『导师！吾唯一子，未更出门。劳屈大师入于大海，愿见随从。』尔时导师即举声大哭：『大王！大海留难，辛苦非一，往者千万，达者一二。大王今者，云何乃能令太子远涉险道？』王报导师：『为怜愍故，随从听许。』导师言：『不敢违逆。』尔时善友太子庄严五百人行具，载至大海边。

「尔时其弟恶友太子作是念言：『善友太子，父母而常偏心爱念。今入大海采取妙宝，若达还者，父母当遗弃于我。』作是念已，往白父母：『今我亦欲随从善友，入海采取妙宝。』父母闻已，答言：『随意。道路急难之时，兄弟相随，必相救护。』

「至大海已，以七铁鑊鑊其船舫，停住七日。至日初出时，善友太子击鼓唱令：『汝等诸人，谁欲入海？入者默然。若当恋着父母、兄弟、妇儿、阎浮提乐者，从此还归，莫为我故。所以者何？大海之中，留难非一，往者千万，达者一二。』如是唱令，大众默然。即断一鑊，举着船上。日日唱令，至第七日，即断七鑊，举着船上，望风举帆。以太子慈心福德力故，无诸留难，得至海洲，至珍宝山。到宝所已，善友太子即便击鼓宣令：『诸人当知道路悬远。汝等诸人速载珍宝，极停七日。』复作是言：『此宝甚重，阎浮提中亦无所直。莫大重载，船舫沉没，不达所至；莫大轻取，道路悬远，不补劳苦。』装束已讫，与诸人别，而作是言：『汝等于是善安隐归。吾方欲前进，采摩尼宝珠。』」

「尔时善友太子与盲导师即前进路，行一七日，水齐到膝。复更前行一七，水齐到颈。前进一七，浮而得渡。即到海处，其地纯以白银为沙。导师问言：『此地何物？』太子答言：『其地纯是白银沙。』导师言：『四望应当有白银山。汝见未耶？』太子言：『东南方有一白银山现。』导师言：『此道在此山下。』至彼山已，导师言：『次应到金沙。』」

「尔时导师疲乏，闷绝躃地，语太子言：『我身命者，势不得久，必丧于此。太子于是东行一七，当有金山。从山复更前进一七，其地纯是青莲华。复前行一七，其地纯是红赤莲华。过是华已，应有一七宝城，纯以黄金而为却敌，白银以为楼橹，以赤珊瑚为其障板；车璩马瑙杂厕间错，真珠罗网而覆其上；七重塹垒纯绀琉璃——大海龙王所止住处，其龙王耳中有一摩尼如意宝珠。汝往从乞！若得此珠者，能满阎浮提，雨众七宝，衣被、饮食、病瘦医药、音乐倡伎。总要而言：一切众生所须之物，随意能雨，是故名之如意宝珠。太子若得是珠者，必当满汝本愿。』尔时导师作是语已，气绝命终。」

「尔时善友太子即前抱持导师，举声悲哭：『一何薄命，生失我所天！』即以导师，金沙覆上，埋着地中，右遶七匝，顶礼而去。前至金山，过金山已，见青莲华遍布其地，其莲华下有青毒蛇。此蛇有三种毒，所谓啮毒、触毒、气嘘毒。此诸毒蛇以身遶莲华茎，张目喘息而视太子。尔时善友太子即入慈心三昧，以三昧力，即起进路，踏莲华叶而去——时诸毒蛇而不毁伤，以慈心力故——径至龙王所止住处。其城四边有七重塹，其城塹中满中毒龙，以身共相蟠结，举头交颈，守护城门。」



「尔时太子到城门外，见诸毒龙，即慈心念阎浮提一切众生：『今我此身，若为此毒龙所害者，汝等一切众生皆当失大利益。』尔时太子即举右手，告诸毒龙：『汝等当知！我今为一切众生，欲见龙王。』」

「尔时诸毒龙即开路令太子得过，乃至七重壅守城毒龙。得至城门下，见二玉女纺颇梨缕。太子问曰：『汝是何人？』」答言：『我是龙王守外门婢。』问已，前入到中门下，见四玉女纺白银缕。太子复问：『汝是龙王妇耶？』」答言：『非也。是龙王守中门婢耳。』太子问已，前入到内门所，见八玉女纺黄金缕。太子问曰：『汝是何人？』」答言：『我是龙王守内门婢耳。』太子语言：『汝为我通大海龙王：「阎浮提波罗奈王善友太子故来相见，今在门下。」』时守门者。即白如是。王闻是语，疑怪所以，作是念言：『自非福德纯善之人，无由远涉如是险路。』即请入宫，王出奉迎。

「其龙王宫，绀琉璃为地，床座七宝，有种种光明，耀动人目。即请令坐，共相问讯。善友太子因为说法示教利喜，种种教化，赞说施论、戒论、人天之论。时大海龙王心大欢喜：『远屈涂涉，欲须何物？』太子言：『大王！阎浮提一切众生为衣财饮食故，受无穷之苦。今欲从王乞左耳中如意摩尼宝珠。』」龙王言：『受我微供一七日，当以奉给。』」

「尔时善友太子受龙王请，过七日已，得摩尼宝珠，还阎浮提。时大海龙王使诸龙神飞空送之，得到此岸。见弟恶友，问言：『汝徒党伴侣今何所在？』」答言：『善友！船舫沉没，一切死尽，唯弟一身。牵持死尸，而得全济一身。财贿一切已尽。』善友答言：『天下大宝莫先己身。』弟言：『不尔，人愿富死，不贫而生。何以故知然？弟曾至冢间，闻诸死鬼作如是论。』善友太子其性真直，以实语弟：『汝虽失宝，亦是闲耳。吾今已得龙王如意摩尼宝珠。』弟言：『今在何处？』善友答言：『今在髻中。』弟闻是语，心生嫉妬，忧恚懊恼，作是念言：『父母而常偏心爱念，今复加得摩尼宝珠。我身今者，父母恶贱甚于瓦砾。』作是念已，白善友言：『快哉！甚善！得此宝珠。今此险路，宜加守护。』」

「尔时善友即解宝珠，与弟恶友而诫勅言：『汝若疲乏眠卧，我当守护；我若眠卧，汝应守护。』」尔时恶友次应守宝珠，其兄眠卧，即起求二干竹刺，刺兄两目，夺珠而去。

「尔时善友即唤其弟恶友：『此有贼刺我两目，持宝珠去。』而恶友不应。兄便懊恼：『我弟恶友似为贼所杀。』如是高唱，声动神祇，经久不应。尔时树神即发声言：『汝弟恶友是汝恶贼，刺汝两目，持宝珠去。汝今唤恶友何为？』善友太子闻是语已，怅然饮气，忧恚苦恼。

「尔时恶友，赍持宝珠，归还本国，与父母相见，白言：『父母！我身福德而得全济；善友太子与诸徒伴，薄福德故，没水死尽。』父母闻是语已，举声大哭，闷绝躃地，以冷水洒面，良久乃稣。父母语恶友言：『汝云何乃能持是面来？』恶友闻是语已，心生懊恼，即以宝珠埋着土中。

「尔时善友太子被刺两目，干竹刺着，无人为拔；徘徊宛转，靡知所趣。当时苦恼，大患饥渴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渐渐前行，到利师跋王国。利师跋王有女，先许与波罗奈王善友太子。利师跋王有一牧人名留承，为利师跋王，放五百牛，随逐水草。

「尔时善友太子坐在道中。尔时牛群垂逼践踏，中有牛王，即以四足骑太子，令诸牛群皆悉过尽，然后移足，右旋宛转，反顾回头，吐舌舐太子两目，拔出竹刺。

「尔时牧牛人寻后得见，问言：『汝是何人？』善友即自念言：『我今不应自陈本末，炳说上事，脱令我弟得大苦恼。』答言：『我是盲乞儿耳。』时放牛人遍体观望，人相有异，语言：『我家在近，当供养汝。』时牧牛人即将善友还归其家，与种种饮食，诫勅家中男女大小：『汝等供侍此人如我不异。』如是经一月余日，其家厌患，而作是言：『家计不丰，云何能常供是盲人。』善友闻是语已，心意怅然。过是夜已至明日旦，白主人言：『我今欲去。』主人报言：『有何不适，而欲舍我去？』善友答言：『客主之义，势不得久。』善友言：『汝若爱念我者，为我作一鸣箏。送我着多人民处，大城聚落。』

「尔时主人即随意供给，送到利师跋城多人众处，安隐还归。善友善巧弹箏，其音和雅，悦可众心。一切大众皆共供给饮食，乃至充足利师跋道上五百乞儿，皆得饱满。时国王有一果园，其园茂盛，常患鸟雀。时守园监语善友言：『为我防护鸟雀，我当好相供给。』善友答言：『我无两目，云何能为汝驱驰鸟雀耶？』守园监言：『我有方便。我以绳结诸树头，安施铜铃。汝坐树下，闻鸟雀声，牵挽绳头。』善友答言：『如是我能。』将至树下，

安隐住已，即舍而去。善友防护鸟雀，兼复弹箏以自娱乐。时利师跋王女将诸侍从入园观看，见此盲人，即往其所，问言：『汝是何人？』答言：『盲乞人耳。』王女见已，心生爱念，不能舍离。王复遣使，往唤其女。女言：『不去。为我送食。』共此盲人饮食讫竟，白大王言：『王今持我与此盲人，甚适我愿。』王言：『汝鬼魅所著，颠狂心乱，云何共是盲人共居？汝不知耶？父母先以汝许与波罗奈王善友太子。善友今者，入海未还。汝今云何为乞人作妇？』女言：『虽尔，乃至舍命，终不舍离。』王闻是语，不能拒逆。即遣使者，将盲人来，闭着静室。

「尔时王女往盲人所，语言：『知不？我今欲共汝作夫妇。』善友报言：『汝是谁家女，欲为我妇？』答言：『我是利师跋王女。』善友报言：『汝是王女，我是乞人，云何能相恭敬？』妇言：『我当尽心供奉于汝，不逆汝意。』如是经九十日，其妇小事出行，不白其夫，良久乃还。善友责数：『汝私出外，而不白我。何处行还？』妇言：『我不私行。』婿言：『私与不私，谁当知汝？』其妇懊恼，啼泪满目，即自呪誓：『我若私行，令汝两目始终不差；若不尔者，使汝一目平复如故。』作是愿已，其夫一眼目睫[目\*需]动，平复如故，睛光晃晃，喻如流星，视瞻清彻，得见其妇。妇言：『何如？汝信我不？』善友含笑。妇言：『汝不识恩养。我是大国王女，汝是小人，而我尽心供事于汝，而不体信。』婿言：『汝识我不？』答言：『我识汝，是乞人。』婿言：『非也，我是波罗奈王善友太子。』妇言：『汝大愚痴人，云何乃发是言？波罗奈王善友太子入海未还，汝今云何言是其人？此妄言耳。吾不信也。』善友言：『我从生来，未曾妄语。』妇言：『虚之与实，谁当信之？』婿言：『我若妄语，欺诳汝者，使我一目永不得愈。若实语者，使我一目平复如故，令汝得见。』作是念已，即如所誓，睛光耀动，如本不异。

「善友太子两目平复，面首端正，人相具足，妙色超绝，世无有比。其妇见已，心生欢喜，如蒙贤圣，遍体瞻视，目不暂舍。即入宫中，白父王言：『今我夫者，即是善友太子。』王言：『痴人颠狂，鬼魅所著，而作是言。善友太子入海未还，汝今云何名是乞人为太子也？』女言：『不也。若不信者，可一视之。』王即往看，见已便识是善友太子，即怀恐怖而作是言：『波罗奈王若闻此事，嫌我不少。』即前忏悔善友太子：『我实不知。』太子言：『无苦。为我饷致，给与此牧牛人。』利师跋王即以金银、珍宝、衣被、饮食，并与所放五百头牛。其人欢喜，称善无量：『善友太子，而我未

有几许恩分，而能报我如是财贿。』时放牛人于大众中高声唱言：『夫阴施阳报，布施之事，果报弘广。』尔时无量大众心生欢喜，皆发施心，赈济一切，求佛为本。虚空神天赞叹其人，遂成其言，如是如是。

「尔时善友太子未入大海在宫殿时，养一白鴈，衣被饮食，行住坐卧，而常共俱。尔时夫人往到其所，报其鴈言：『太子在时，常共汝俱。今入大海未还，生死未分，而我不能得知定实。汝今云何不感念太子？』鴈闻是语，悲鸣宛转，啼泪满目，报言：『大王夫人！欲使求觅太子者，不敢违命。』尔时夫人手自作书，系其鴈颈。其鴈音响问太子大海所在，身升虚空，飞翔宛转而去。夫人见已，心生恃赖：『今者此鴈，其必定得我子死活定实消息。』飞至大海，经过周遍，求觅不见。次第往到利师跋国，遥见善友太子在宫殿前。其鴈敛身，拥翅往趣，到已悲鸣欢喜。太子即取母书，头顶礼敬，发封披读，即知父母昼夜悲哭，追念太子，两目失明。

「尔时太子即作手书，具以上事向父母说。复以书系其鴈颈，其鴈欢喜，还波罗奈。父母得太子书，欢喜踊跃，称善无量，具知太子为弟恶友之所危害，夺取宝珠，苦恼无量。父母寻时扭械恶友手脚，枷锁颈项，闭着牢狱。遣使往告利师跋王：『汝今云何拥遮太子，令我忧苦？』利师跋王闻是语已，心生恐怖，即严服太子，送着界上。太子遣使往白利师跋王：『善友从大海归。尔时利师跋王作倡伎乐，前后导从，扫洒烧香，悬缯幡盖，搥钟鸣鼓，远迎太子，还至宫中，以女媵之，遣送往诣波罗奈国。』父母闻太子归，欢喜无量，乘大名象，作倡伎乐，扫洒烧香，悬缯幡盖，远迎太子。国上人民，男夫女妇，闻太子入于大海，安隐还归，欢喜无量，亦皆出迎。善友太子前为父母头面礼足。王与夫人目瞑，不见太子形容，以手扞摸：『汝是我子善友非耶？父母念汝，忧苦如是。』太子问讯父母起居讫竟，举手高声报谢诸小国王及诸群臣国土人民一切大众，而作是言：『苦屈大众，从是还归。』善友太子白父王言：『我弟恶友今在何处？』王言：『汝不须问讯。如是恶人，今在牢狱，不可放也。』善友太子言：『愿放恶友，得与相见。』如是言至三，王不忍拒，便开狱门。

「尔时恶友手脚扭械颈项枷锁，往见善友。兄见如是，上白父母：『为弟脱于枷锁。』脱枷锁已，即前抱持，善言诱喻，软语问讯：『汝极劳苦耶？汝持我宝珠，今在何处？』如是至三，而方报言：『在彼土中。』善友太子还得宝珠，往父母前，跪烧妙香，即呪誓言：『此宝珠是如意宝者，令我父母

两目明净如故。』作是愿已，寻时平复。父母得见其子，欢喜踊跃，庆幸无量。

「尔时善友太子于月十五日朝，净自澡浴，着鲜净衣，烧妙宝香。于高楼观上，手捉香炉，头面顶礼摩尼宝珠，立誓愿言：『我为阎浮提一切众生故，忍太辛苦，求是宝珠。』尔时东方有大风起，吹去云雾，虚空之中皎然明净，并阎浮提所有粪秽、大小便利、灰土、草莽，凉风动已，皆令清净。以珠威德，于阎浮提遍雨成熟自然粳米，香甘软细，色味具足，沟渠盈满，积至于膝；次雨名衣、上服、珠环、钗钏；次雨金银七宝，众妙伎乐。举要言之，一切众生所须乐具，皆悉充足。菩萨修大慈悲，行檀波罗蜜，给足众生一切乐具，其事如是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尔时波罗奈大王者，今现我父悦头檀是；尔时母者，今现我母摩耶夫人是；尔时恶友太子者，今提婆达多是；尔时善友太子者，今我身是。阿难！提婆达多过去世时，常怀恶心，毁害于我。而我以忍辱力，常念施恩，因乃得济，况今成佛？」

佛说此法时，无量百千人得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果；复有无量百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乃至无量百千众生皆发声闻辟支佛心。

阿难白佛言：「当何名此经？云何奉持？」

佛言：「此经名“佛报恩方便给足一切众生”。」

众会闻经，欢喜作礼而去。

复次，提婆达多虽复随佛出家，嫉妬情深，规望利养。虽复能多读诵六万香象经，而不能免阿鼻地狱罪。是人与阿阇世王共为亲善，心相爱念，信用其言。时提婆达多报阿阇世王言：「汝可作新王，我亦欲作新佛。」阿阇世报言：「此事不然。父王存在。」提婆达多言：「汝应除之；我亦欲灭佛。然后新王、新佛教化众生，不亦快乎？」

时阿阇世即随其言，断父王命，王波罗奈国。提婆达多报阿阇世王言：「我欲毁害如来。」阿阇世言：「如来有大神力，豫知人之所念，汝今云何乃能加害？如来兼有诸大弟子——舍利弗、大目犍连、钦婆罗、阿[少/兔]楼駄等。」提婆达多报阿阇世言：「王今助我。」阿阇世言：「何所作为？」答

言：「大王！当立制限，不听施诸比丘衣被饮食。」阿阇世王遍宣令言：「若有施诸比丘衣被饮食者，当断汝手足。」是诸大弟子一切大众共佛住耆闍崛山，次第乞食，了不能得，一日乃至七日。舍利弗诸大弟子等皆以神力，而往诸方求衣乞食。

时提婆达多白阿阇世王言：「佛诸大弟子等，今皆不在。如来单独一身。王可遣信，往请如来。若入宫城，即当以酒饮五百大恶黑象，极令奔醉。佛若受请来入城者，当放大醉象，而踏杀之。」

时阿阇世王遣使往请如来。佛与五百阿罗汉即受王请，前入王舍城。尔时阿阇世王即放五百醉象，奔逸搪揅，树木摧折，墙壁崩倒，哮吓大吼，向于如来。时五百阿罗汉皆大恐怖，踊在空中，徘徊佛上。尔时阿难围遶如来，恐怖不能得去。尔时如来以慈悲力，即举右手，于五指头出五师子，开口哮吼，五百醉象恐怖躡地。尔时如来，大众围遶，前入王宫。时阿阇世王即出奉迎，请佛令坐；佛即坐已，求哀忏悔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非是我过，提婆达多耳。」

佛告大王：「我亦知之。提婆达多常欲毁害，非适今也。过去世时亦常欲毁害我。我以慈悲力，乃能得济。」

尔时阿阇世王叉手，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提婆达多过去世时毁害如来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不可计劫，有大国王嗜食鴈肉，使一猎师常网捕鴈。时有五百群鴈从北方来，飞空南过，中有鴈王堕落网中。尔时猎师心大欢喜，即出草庵，欲取杀之。时有一鴈，悲鸣吐血，徘徊不去。尔时猎师弯弓欲射，不避弓矢，目不暂舍，即鼓两翅，来投鴈王。五百群鴈，徘徊虚空，亦复不去。尔时猎师见此一鴈，悲鸣吐血，顾恋如是。尔时猎师作是念言：『鸟兽尚能共相恋慕，不惜身命，其事如是。我今当以何心，而杀是鴈王？』寻时开网，放使令去。尔时一鴈悲鸣欢喜，鼓翅随逐，五百群鴈，前后围遶，飞空而去。尔时猎师即白大王：『网得一鴈王，应送王厨，供办饮食。而见一鴈，悲鸣吐血，不避弓矢，徘徊不去。时念此鴈，寻放鴈王，五百随从，前后围遶，飞空而去。』尔时大王闻是语已，心意惨然，寻发慈心：『鸟兽共相爱念，护惜他命，其事如是。』尔时大王即断鴈肉，誓不复捕。

「大王！当知尔时王者，今大王身是；尔时猎师者，今提婆达多是；尔时一鴈悲鸣吐血者，今阿难是；尔时五百群鴈者，今五百阿罗汉是；尔时鴈王者，今我身是。」

「尔时阿难心生顾恋，如本不异；尔时五百阿罗汉飞腾虚空，亦如本不异；尔时提婆达多常欲毁害于我，我以慈悲力故，因乃得济。」

说是法时，无量百千人或得初果乃至四果，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乃至声闻、辟支佛心。

「复次，提婆达多恶心不息，而作是念：『我今应当长养十指爪甲，极令长利，于爪甲下涂以毒药。往如来所，头面接足礼时，我当以十指甲抓足踏上，毒药入体，其必丧命。』作是念已，如所思惟，往如来所，头面作礼，以手接足。尔时毒药变成甘露，于如来身竟无所为。」

「复次，提婆达多既不果愿，复作是念：『如来今者坐耆闍崛山下。我今应当上山，头顶上排山上石下，断其命根。』作是念已，上山排石，伤佛足指。我慈悲心，怨亲同等。」

「复次，提婆达多，过去久远不可计劫，尔时有佛，出兴于世，号曰应现如来。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。佛灭度后，于像法中，有一坐禅比丘，独住林中。尔时比丘尝患虬虱，即便共虱而作约言：『我若坐禅，汝宜默然隐身寂住。』其虱如法。于后一时，有一土蚤来至虱边，问言：『汝云何身体肌肉肥盛？』虱言：『我所依主人常修禅定，教我饮食时节。我如法饮食故，所以身体鲜肥。』蚤言：『我亦欲修习其法。』虱言：『能尔随意。』尔时比丘寻便坐禅。尔时土蚤闻血肉香，即便食噉。」

「尔时比丘心生苦恼，即便脱衣，以火烧之。」

佛言：「尔时坐禅比丘者，今迦叶佛是；尔时土蚤者，今提婆达多是；尔时虱者，今我身是。提婆达多为利养故，毁害于我。乃至今日成佛，亦为利养，出佛身血，生入地狱。提婆达多常怀恶心，毁害如来，若说其事，穷劫不尽，而如来常以慈悲力，愍而哀伤。我以值遇提婆达多故，速得成佛，念其恩故，常垂慈愍。」

尔时如来即遣阿难往到地狱，问讯提婆达多：「苦可忍不？」

尔时阿难受如来教，至地狱门外，问牛头阿傍言：「为我唤提婆达多。」

牛头阿傍言：「汝问何佛提婆达多？过去诸佛皆有提婆达多。」

阿难言：「我唤释迦牟尼佛提婆达多。」尔时牛头阿傍即语提婆达多：「阿难在外，欲得相见。」

提婆达多即言：「善来阿难！如来犹能怜念于我耶？」

阿难言：「如来遣我问讯，苦痛可堪忍不？」

提婆达多言：「我处阿鼻地狱，犹如比丘入三禅乐。」

佛言：「菩萨摩訶萨修大方便，引接众生。其受生死无量苦，不以为患。若有人言提婆达多实是恶人，入阿鼻狱者，无有是处。」如来尔时即为大众显发提婆达多微密妙行大方便。

时无量百千菩萨得无生法忍；无量百千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无量百千人得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道。虚空神天雨众天华，遍覆大众，作天伎乐，放大光明，赞言：「善哉！如来所说法，未曾有也。」

一切大众闻佛说法，头面作礼，欢喜而去。

##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四

##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五

失译人名在后汉录

### 慈品第七

尔时世尊，大众围遶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。尔时如来游于无量甚深行处，欲拔众生三有剧苦；欲发五盖，并解十缠；欲令一切众生俱得解脱，安处无



为，即为开示二种福田：一者，有作福田；二者，无作福田。所谓父母及与师长，诸佛法僧及诸菩萨，一切众生修供得福，进可成道。

尔时世尊告舍利弗，大弟子等诸大智慧：「汝等当知，如来不久当取涅槃。」时舍利弗闻是语已，身诸肢节，痛如针刺，忧愁懊恼，闷绝躃地，以冷水洒面，良久乃稣。即起合掌，以偈叹佛：

「佛者譬甘露，    听闻无厌足。  
佛当有懈怠，    无益于一切。  
五道生死海，    譬如堕污泥，  
爱欲所缠故，    无智为世迷。  
前世行中正，    加施而平等，  
故使眉间相，    所照无有限。  
其眼如月初，    彻覩十方国，  
能令人心眼，    见者大欢喜。」

尔时舍利弗说如是等百千偈，赞叹如来已，头面礼足，遶百千匝，告诸大众、诸天龙、鬼神、人及非人：「诸善男子！世间虚空，怪哉！怪哉！世间虚空，苦哉！苦哉！世间眼灭，痛哉！痛哉！妙宝法桥，今当碎坏；无上道树，今当摧折；妙宝胜幢，今当倾倒；无上佛日，没大涅槃山。」一切大众闻是语已，心惊毛竖，即大恐怖。日无精光，诸山崩落，地为大动。

时舍利弗于大众中，而说偈言：

「我见佛身相，    喻如紫金山；  
相好众德灭，    唯有名独存。  
应当勤精进，    得出于三界；  
选择众善业，    涅槃最安乐。」

时舍利弗说是偈慰喻诸大众已，现大神力，身升虚空，化作千头宝象。一一象身共相蟠结，千头外向；一一象皆有七牙；一一牙上有七浴池；一一浴池有七莲花；于花台上有七化佛；一一化佛皆有侍者舍利弗；一一舍利弗放大光明，普照十方无量恒沙世界，远召有缘。有缘既集，时舍利弗复现大身，满虚空中，大而现小；入地如水，出无间隙，入无孔窍；或身下出火，身上出水，踊没虚空；或作千作百，乃至无数。现种种神变已，从虚空下，往大

众中，广为说法，示教利喜，令无量百千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复有无量百千众生得须陀洹道乃至阿罗汉果；复有无量百千人发声闻辟支佛心。

时舍利弗作如是无量利益已，告于大众而作是言：「我今何心，见于如来入般涅槃？」作是唱已，即升虚空，身中出火，即自烧身，取于涅槃。尔时大众恋慕舍利弗，目不暂舍，心生恋慕，举声大哭，尘土盈身；日无精光，天地大动。尔时大众收取舍利，起塔供养。尔时有无量百千大众围遶塔，念舍利弗故，心生苦恼，猖狂而行，忘失正念。

尔时如来以慈悲力，化作舍利弗在大众中。尔时大众见舍利弗，心生欢喜，忧苦即除。因欢喜心故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尔时阿难以如来神力故，观察众心咸皆有疑，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叉手长跪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舍利弗以何因缘，先如来前，而取灭度，令诸大众忧苦如是？」

佛告阿难及诸大众：「舍利弗不但今日先如来前，而取灭度。过去世时亦不能忍见我，先取灭度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舍利弗过去世时，先取灭度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善听！乃往过去阿僧祇劫，尔时有国，名波罗奈。其波罗奈王，名曰大光明。大光明王主六十小国、八百聚落。其王常怀慈心，布施一切，不逆人意。尔时有一边小国王，常怀恶逆。尔时大光明王于月<sub>月</sub>诸斋日，以五百大象载珍宝、钱财、衣被饮食，着大市中，及着四城门外，布施一切。时敌国怨家闻大光明王布施一切，不逆人意，有须衣服、饮食、金银、珍宝者，恣意自取而去。

「尔时边小国王闻大光明王布施之德，心生嫉妬，即集诸臣：『谁能往彼波罗奈国，乞大光明王头？』诸臣皆无能往者。王复更宣令：『谁能往彼波罗奈国，乞大光明王头？能去者，偿金千斤。』其中有一婆罗门言：『我能往乞之，但给我资粮。』此国去波罗奈六千余里。王即给资粮，遣至波罗奈国。时婆罗门往到波罗奈国界上。其<sub>地</sub>六种震动，惊诸禽兽，四散驰走；日光障蔽，月无精光；五星诸宿违失常度；赤黑白虹，昼夜常现；流星崩落；于其国中，有诸流泉、浴池，华菓茂盛，常所爱乐者，而皆枯干。时婆罗门

往到波罗奈城，在门外立。时守门神语守门者言：『此大恶婆罗门从远方来，欲乞大光明王头。汝莫听入。』时婆罗门住在门外，停滞一七，不能得前，语守门者：『我从远来，欲见大王。』时守门者即入白王：『有一婆罗门，从远方来，今在门外。』王闻是语即出奉迎，如子见父，前为作礼：『所从来耶？冒涉途路，得无疲倦？』婆罗门言：『我在他方闻王功德，布施不逆人意；名声远闻，上彻苍天，下彻黄泉；远近歌叹，实无虚言，故从远来，历涉山川。今欲有所得。』王言：『我今名为一切之施，有所求索，莫自疑难。』婆罗门言：『审实尔不？我不用余物，今欲大祠，从王乞头。』王闻是已，深自思惟：『我从无始生死已来，空丧此身，未曾为法；空受生死，劳我精神。今者此身，深欲为求菩提誓及众生。今不与者，违我本心。若不以此身施者，何缘当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』王言：『大善！须我小自捡校，委付国位夫人太子。过七日已，当相给与。』

「尔时大王即入宫中报诸夫人：『天下恩爱皆当别离；人生有死，事成有败；物生于春，秋冬自枯。』夫人太子闻是语已，譬如人噎，既不能咽，复不得吐：『大王！今者何因缘故，说如是语？』王言：『有婆罗门从远方来，欲乞我头。我已许之。』夫人太子闻是语已，举身投地，举声大哭，自拔头发，裂坏衣裳，而作是言：『大王！天下所重莫若己身，云何今日难舍能舍，持用施人？』时五百大臣语婆罗门言：『汝用是臭烂脓血头为？』婆罗门言：『我自乞句，用问我为？』大臣语言：『卿入我国，我应问卿，卿应答我。』时婆罗门正欲实答，心怀恐怖，惧畏大臣断其命根。尔时五百大臣语婆罗门：『汝莫恐怖。我等今者，施汝无畏，以大王故。贫婆罗门何急用是脓血头为？我等五百人，人作一七宝头，共相贸易，并与所须，令汝七世无所乏少。』婆罗门言：『吾不用也。』时诸大臣不果所愿，心生苦恼，举声悲哭，白大王言：『大王！今者何忍，便欲舍此国土、人民、夫人、太子，为一婆罗门永弃孤背？』王言：『今为汝等及一切众生故，舍身布施。』时第一大臣闻王语定必欲舍身与婆罗门，即自思惟：『我今云何当见大王舍此身命？』作是思惟已，即入静室，便以刀自断其命。

「尔时大王便入后园，唤婆罗门来：『汝今远来，从我乞头。我以慈心怜愍汝故，不逆汝意。令我来世得智慧头，施于汝等。』作是语已，即起合掌，向十方礼，而作是言：『十方诸佛哀慈怜愍，诸尊菩萨威神护助，令我此事必得成办。』语婆罗门：『随汝持去。』时婆罗门言：『王有力士之力。临时苦痛，脱能变悔，不能忍苦，或能反害于我。王审能尔者，何不以头发自

系树枝？』王闻是语，心生慈愍：『此婆罗门怯而且羸。若当不能断我头者，而失大利。』即随其言，以发自缚着树，语婆罗门：『汝断我头，还着我手中。我当以手授与于汝。』时婆罗门手自捉刀，即前向树。尔时树神即以手拍婆罗门头，闷绝倒地。

「尔时大光明王语树神言：『汝不助我，反于善法而起留难。』尔时树神闻是语已，心生苦恼，即唱是言：『怪哉！苦哉！』于虚空中无云雨血；天地大动，日无精光。时婆罗门寻断王头，持还本国。尔时五百太子及诸群臣即收大光明王所余身骨，起塔供养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尔时第一大臣闻大光明王以头布施，心不堪忍，寻自舍命者，今舍利弗是；尔时大光明王者，今则我身释迦如来是。菩萨如是修习苦行，誓为众生念诸佛恩，是故超越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舍利弗闻于如来欲入涅槃，眼不忍见，先取灭度，与本不异。过去世时不忍见我舍于身命。我于此后园，在此一树下，舍转轮王头，布施数满一千，况余身分，身体手足？」

说是苦行因缘时，有无量百千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复有无量百千人得须陀洹道乃至阿罗汉果；复有无量百千人发声闻、辟支佛心。一切大众，诸天龙、鬼神、人及非人闻佛说法，欢喜而去。

复次，摩伽陀国有五百群贼，常断道劫人，枉滥无辜，王路断绝。

尔时摩伽陀王即起四兵而往收捕，送着深山悬峻之处，即取一一贼，挑其两目，刳劓耳鼻。尔时五百群贼身体苦痛，命在呼噏。尔时五百人中有一人是佛弟子，告诸大众：「我等今者，命不云远，何不至心，归命于佛？」

尔时五百人寻共发声，唱如是言：「南无释迦牟尼佛。」尔时如来在耆闍崛山，以慈悲力于游干陀山，即大风起，吹动树林，起栴檀尘，满虚空中。风即吹往至彼深山诸群贼所，坌诸贼眼及诸身疮，平复如故。

尔时诸贼还得两眼，身疮平复，血变为乳，俱发是言：「我等今者，蒙佛重恩，身体安乐。报佛恩者应当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」作是唱已，一切大众异口同音，而作是言：「诸未安众生，我当安之；诸未解脱众生，我当解之；诸未度者我当度之；未得道者，令得涅槃。」

复次，如来慈悲方便神力不可思议。佛在舍卫国，尔时崛山中，有五百人止住其中，断道劫人，作诸非法。如来尔时以方便力化作一人，乘大名象，身着铠仗，带持弓箭，手执铍鎗。所乘大象皆以七宝而庄校之，其人亦以七宝而自庄严，珠环严具皆出光明，单独一己而入险路，往至崛山。尔时山中五百群贼遥见是人，而相谓言：「我等积年作贼，未见此也。」尔时贼主问诸人言：「汝何所见？」其人答言：「见有一人乘大名象，被服璎珞，并象乘具，纯是七宝。放大光明，照动天地。随路而来，兼复单独一己。我等若当擒获此人，资生衣食，七世无乏。」尔时贼主闻是语已，心生欢喜，密共唱令，而作是言：「慎莫斫射，徐徐提取。」即前后围绕，一时而发。时五百人同声唱唤。尔时化人以慈悲力愍而哀伤，寻时张弓布箭射之。时五百人，人被一箭，而疮苦痛难堪忍，即皆蹙地，宛转大哭，起共拔箭。其箭坚固，非力所堪。尔时五百人即怀恐怖：「我等今者，必死不疑。所以者何？而此一人，难为抗对，由来未有。」即共同声说偈问曰：

「卿是何等人，    为是呪术力，  
为是龙鬼神，    一箭射五百？  
苦痛难可陈，    我等身归依。  
为我出毒箭，    随顺不敢违。」

尔时化人说偈答曰：

「斫疮无过恶，    射箭无过怒。  
是壮莫能拔，    唯从多闻除。」

尔时化人说是偈已，即复佛身，放大光明，遍照十方。一切众生遇斯光者，盲者得覩，痿者得申，拘蹙者得手足；若邪迷者得覩真言。总要而言：诸不称意皆得如愿。

尔时如来为五百人示教利喜，说种种法。时五百人闻法欢喜，身疮平复，血反为乳，寻时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即共同声而说偈言：

「我等已发心，    广利诸众生；  
应当常恭敬，    随顺诸佛学。  
念佛慈悲力，    拔苦身心安；  
应当念佛恩，    菩萨及善友，

师长及父母，    及诸众生类，  
怨亲心平等，    恩德无有二。」

尔时虚空中，欲界诸天僬尸迦等雨众天华，作天伎乐，供养如来，异口同音而说偈言：

「我等先世福，    光明甚严饰，  
众妙供养具，    利益于一切。  
世尊甚难遇，    妙法亦难闻，  
宿殖众德本，    今遇释中神，  
我等念佛恩，    亦当发道心。  
我今得见佛，    所有三业善，  
为诸众生故，    回向无上道。」

尔时诸天说是偈已，遶百千匝，头面礼佛，飞空而去。

复次，如来方便慈善根力不可思议。尔时毘舍离国有一婆罗门，执着邪见，贪着我慢。舍利弗、大目犍连往到其家，说法慰喻，而不信受，执着邪论。其家大富，财宝无量，家无有子，一旦崩亡，财贿没官。思惟是已，奉祠诸山及诸树神，过九十日，其妇便觉有娠，月满生男。其儿端正，人相具足，父母爱念，众人宗敬。至年十二，共诸等侣出外游观。道逢醉象，驰犇践踏，即便命终。父母闻之，举声大哭，自投于地，生狂痴心，尘土垒身，自拔头发，而作是言：「一何薄命，生亡我珍？」前趣儿所，抱持死尸，举声恸哭，绝而复稣，心发狂痴，裸形而行，得覩如来。如来以慈善根力化作其儿。

尔时父母即前抱持欢喜无量，狂痴即灭，还得本心。如来尔时即为说法。因闻法故，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复次，如来慈善根力不可思议。尔时流离王起四种兵，伐舍维国。得诸释子，穿坑埋之，坑悉齐腋，令不动摇。过一七已，如来尔时以慈善根力，即化其地变成浴池。其浴池水具八功德，有妙香花——所谓波头摩花、分陀利花，青黄赤白，大如车轮，充满其中。异类众鸟，相和悲鸣。时诸释子见是事已，心生欢喜，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发菩提心已，时流离王即以酒饮五百黑象，极令犇醉，脚着铁甲，鼻系利剑。即声恶鼓，放诸群象踏诸

释子。身诸肢节，皮骨糜碎，狼籍在地。以如来慈悲力故，身心安乐；身心安乐故，发菩提心；以发菩提心故，于诸众生得平等心；心平等故，不生瞋恚；心不瞋恚故，命终生天。得生天已，即以天眼却观本缘，寻相谓言：

「我等蒙佛慈恩，得生于天。七宝宫殿，名衣上服，身诸光明，微妙伎乐，一切乐具，皆是如来神力。是故我等发大悲心，利益众生。随有佛法所流布处，若城邑、聚落、山林、树下、宫殿、舍宅，有读诵、书写、解说其义，随流布处，称意供给，令无乏少；若有刀兵、疾疫、饥馑，我等应当昼夜拥护，心不舍离。」尔时诸天发是愿已，身命色力，光明晃耀，复倍于常，欢喜踊跃，飞空而去。

复次，如来方便慈善根力不可思议。尔时流离王伐舍维国，毁害诸释种已，选诸释女，择取端正，才能过人，各无数伎，取五百人，前后围遶，作倡伎乐，还归本国。夫人媠女升正殿上，结加趺坐，告大众言：「我今快乐，称善无量。」时诸释女问流离王言：「汝今云何快乐？」答言：「我得胜怨。」诸释女言：「汝不得胜。假使汝国一切四兵不敌于我释种一人，然我释种是佛弟子，不与物诤，令汝得胜。若起恶者，汝前后三四起兵向舍维国，而常退缩。汝第一往时，我诸释种而作是言：『此流离王不识恩分，反生恶逆。若我等与彼战者，贤愚不别，皂白不明。我等今者，宜应恐怖，令彼退散。』即立誓令：『今者，诸人齐共射之，令箭莫伤。』即起四兵往逆流离，去四十里，挽弓射之，箭箭相续，箐箐相拄。时流离王见是事已，即怀恐怖，退还归去。过九十日，复起四兵伐诸释种。尔时诸释寻共议言：

『流离恶人不知惭愧，而复更来，欲相危害。』尔时诸释复立誓限：『今日诸人齐共射铠，莫令伤人。』时诸释种齐共射之，悉令诸人所著铠仗，钾钾断坏，裸身而住。时流离王心怀怖惧，即集诸臣而共议言：『我等今者恐不全济。』中有第一大臣白大王言：『是诸释种皆佛弟子，持不杀戒，修行慈悲。若不尔者，我等身命，久已殒灭。』王言：『审如是者，更可前进。』

「尔时诸释敛手而住，流离军马遂至逼近。诸释种中有一婆罗门语诸释子：『今衰祸至，云何俨然？』诸释答言：『我等今者不与物诤。若与彼诤，非佛弟子。』时婆罗门即嫌其言，踊出释前，与流离战，一箭射七。未久之间，伤杀转多。流离四兵即还却退。时诸释种复作是念：『我等今者，不应与是恶人共为徒党。』即集释众，共摈出是婆罗门种。既摈出已，流离四兵坏舍维国。以是因缘，令汝得胜。」

时流离王即生惭愧，唤旃陀罗，即刳耳鼻，截断手足。断手足已，即以车载弃于冢间。时诸释女宛转，无复手足，悲号酸切，苦毒缠身，余命无几。时诸释女各称父母、兄弟、姊妹者，或复称天唤地者，苦切无量。惟其中有第一释女告诸女言：「姊妹！当知我曾从佛闻：『若有一人能于运急之中，发于一念念佛，至心归命者，即得安隐，各称所愿。』」时五百释女异口同音至心念佛：「南无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．阿罗诃．三藐三佛陀。」复更唱言：「苦哉！苦哉！痛哉！痛哉！呜呼！婆伽婆．修伽陀。」作是唱时，于虚空中，以如来慈善根力故，起大悲云，雨大悲雨，雨诸女人身。既蒙雨已，身体手足还生如故。诸女欢喜，俱唱是言：「如来慈父，无上世尊，世间妙药，世间眼目，于三界中能拔其苦，施与快乐。所以者何？我等今者得脱苦难。我等今者，当念佛恩，当念报恩。」诸女念言：「当以何事而报佛恩？如来身者，金刚之身，常住之身，无饥渴身，微妙色身，悉是具足百千禅定、根力、觉道、不可思议三十二相、八十种随形之好；具二庄严，住大涅槃；等视众生如罗睺罗，怨亲等观，亦不望报。我等今者欲报佛恩，当共出家，修持禁戒，护持正法。」思惟是已，即求衣钵，往诣王园比丘尼精舍，求索出家。

时有六群比丘尼见诸释女，年时幼稚，美色端正：「今云何能舍此难舍，而共出家。我等当为说世间五欲快乐，待年限过，然后出家，不亦快乎？彼若还俗，必以衣钵奉施我等。」思惟是已，于释女前，即以上事向诸女说。诸女闻已，心怀苦恼：「此安隐处，云何有大恐怖？如肴饕饮食和以毒药。此比丘尼所说，亦复如是。世间五欲，多诸过患，我已具知。云何而反赞叹其美，而劝我等还归本家，在于五欲？」作是语已，举声大哭，还出僧房。时有比丘尼，名曰华色，即问诸女：「何为啼哭？」诸女答言：「不果所愿。」比丘尼言：「汝愿何等？」答言：「愿欲出家，不蒙听许。」时华色比丘尼问言：「汝欲出家者，我能度汝。」诸女闻已，心生欢喜，即便随从，度为弟子。时诸释女既蒙听许，悲喜交集，而作是言：「和上！当知我等在家，众苦非一，亲族丧亡，割削耳鼻，截断手足，祸患滋甚。」

尔时和上报诸弟子：「汝等辛苦何足言耶？我在家时，荷负众苦，其事众多。」时诸释女长跪白师：「愿说在家众苦因缘。」

尔时华色比丘尼即入三昧，以神通力，放大光明，照阎浮提，请召有缘天龙、鬼神、人及非人，于大众中即自说言：「我在家时，是舍卫国人。父母



嫁我与北方人。彼国风俗，其妇有娠，垂欲产时，还父母家。如是次第数年生子，后复有娠。垂产之日，皆乘车马，夫妻相将，归父母家。中路有河，其水瀑长。其路旷绝，多诸贼难。既至河已，不能得渡，住宿岸边。于初夜时，我腹卒痛，即便起坐。未久之间，即便娩身，生一男儿。岸边草中有大毒蛇闻新血香，即来趣我。未至我所，我夫及奴眠在道中。蛇至奴所，寻便螫杀；前至夫所，夫眠不觉，亦螫杀夫。我时唱唤：『蛇来！蛇来！』唤夫不应，夫奴已死。尔时毒蛇亦螫牛马。至日出已，其夫身体肿胀烂坏，骨节解散，狼籍在地。忧悲恐怖，闷绝躃地；举声大哭，以手捶胸；自拔头发，尘土盆身。寻复闷绝，举身投骨。如是忧苦，经留数日，独在岸边，其水渐小。荷负小儿，以手牵持，其新产者，以裙盛之，衔着口中，即前入水。正到河半，反视大儿，见一猛虎犇走驰逐，开口唱唤，口即失裙，婴儿没水。以手探摸，而竟不获；其背上者，失手落水，寻复没丧；其岸上者为虎所食。我见是已，心肝分裂，口吐热血，举声大哭：『怪哉！怪哉！我今一旦见此祸酷！』即到岸上，闷绝躃地。

「未久之间有大伴至。尔时伴中有一长者是我父母旧所知识。我即前问父母消息。尔时长者即答我言：『汝父母家昨夜失火，所烧荡尽，父母亦丧。』我闻是已，闷绝躃地，良久乃稣。未久之间，有五百群贼即坏众伴。尔时贼主便将我去。作贼主妇法，常使守门，若有缓急，为人所逐，须速开门。后于一时，夫与群贼共行抄劫。

「尔时财主王及聚落并力驰逐，即还其家。尔时其妇在其舍内，娩娠生子。夫在门外再三唤已，内无人开门。

「尔时贼主即作是念：『今此妇者，欲危害我。』思惟是已，即缘墙入，语其妇言：『以何事故，不开门耶？』妇言：『以产生故，而不及耳。』尔时贼主见是事已，瞋恚小息，语其妇言：『人有娠者，便当有子。汝为产故，危害于我，用是子为？速往杀之。』尔时其妇心生怜愍，不忍杀之。

「尔时贼主寻拔刀斫，解断手足，语其妇言：『汝可还噉？若不食者，当断汝头。』尔时其妇以恐怖故，即还食之。既还食已，瞋恚便息。

「其夫于后，续复劫盗，为王所得，即治其罪。治贼之法，要断其命，合妇生埋。我时身体着妙璎珞。尔时有人贪利璎珞，于后夜时，即便开冢，取我璎珞，并将我去。复经少时，王家伺官即伺捉得，以律断之，如治贼罪。治

贼罪法，即断其命，合妇生理。埋之不固，于后夜时，多诸虎狼，把发冢开，食噉死尸。我因此故，寻时得出。既得出已，荒错迷闷，不知东西，即便驰走。路见多人，即便问言：『诸人当知我今苦恼。何处能有忘忧除患？』时有长老婆罗门等，以怜愍心，即语我言：『曾闻释迦牟尼佛法之中，多诸安隐，无诸衰恼。』我闻是已，心生欢喜，诣大爱道憍昙弥比丘尼所出家。次第修习，即得道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。以是因缘，汝等当知我在家时勤苦如是。以是因缘自致得道。』

时诸释女闻是语已，心大欢喜，得法眼净。诸会听众各发所愿，欢喜而去。

尔时佛姨母憍昙弥比丘尼告一切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弥尼、优婆夷及一切女人，而作是言：「佛法大利，一切功德，三种果报，唯有如来佛法海中乃具有之，一切众生皆悉有分，而我等一切女人，如来不听。以一切女人多诸疑惑，执着难舍。以执着故，使诸结业无量缠缚，痴爱覆心；覆心重故，爱水所没，不能自出故；以二等智故，懈怠慢惰故，现身不能庄严菩提，获得三十二相故；于生死中失转轮圣王所有胜果，以十善法摄众生故，亦失无上梵王之位；能为建立正法，劝发咨请，使一切众生得利乐故；是故如来不听女人乐为弟子。天魔、波旬及诸邪见一切外道，长夜恶邪，执着邪论，残灭正法，毁佛法僧，是故如来不听女人乐入佛法。我为一切诸女人故，三请如来，欲求佛法，如是至三，亦不听许。时我不果所愿，心怀怅恨，忧悲苦恼，即出祇桓，悲泪满目。

「尔时阿难即问我言：『母人何故忧愁如此？』我时即报侍者阿难：『欲求出家，修行佛法，三请如来，如来不许。以是因缘，我忧愁耳。』尔时阿难即报我言：『母人莫愁。我当启请如来，使母人得入佛法。』憍昙弥闻是语已，心大欢喜。

「尔时阿难入白佛言：『世尊！今欲从佛启请一愿。』佛言：『听汝说之。』阿难白佛言：『憍昙弥母人者，乳哺养育如来色身。至今得佛，依因母人之所成立。母人于如来有大恩分。如来犹尚听于一切众生入佛法中，况于母人而不听许？』

「佛告阿难：『如汝所说。如来非不知母人于如来所有是重恩，但不乐使女人入佛法中。如来若听女人入佛法中者，正法当渐微渐灭于五百岁，是故如来不乐喜听女人入佛法中。』尔时阿难头面礼佛足，长跪叉手，重白佛言：

『世尊！阿难自念过去诸佛具四部众，而我释迦如来独不具耶？』佛告阿难：『若憍昙弥爱乐佛法，发大精进，清净修习八敬之法者，听入佛法。』阿难实时头面礼佛，右遶三匝，即便出外，白母人言：『阿难已劝请如来，得使母人奉持佛法。』憍昙弥闻是语已，心大欢喜，白阿难言：『善哉阿难！乃能殷懃劝请如来，得使母人称遂本愿。』

「阿难具宣如来殷懃之教。母人闻已，悲喜交集：『而我身者是无常身，今日乃得贸易宝身；今我命者，念念迁灭代谢不定，始于今日贸易宝命；今我所有身命财者，众缘所共，无有真主，今日乃得贸易宝财。』我思惟如是功德利故，于阿难所深生恭敬供养之想。白言：『大德阿难！愿不有虑！如来秘教，当尽奉行，假使丧失身命，终不退失。如来即当宣说微妙八敬之法，难可毁犯。』

「尔时憍昙弥母人即以大悲熏修其心，普为未来一切女人，重白佛言：『世尊！若当未来恶世之中，有善女人信乐爱敬于佛法者，唯愿听许，得蒙其例。』佛言：『善哉！若有女人护持佛法，渐次修学戒、施、多闻及诸善法，在家出家三归、五戒乃至具戒，及诸度脱、诸助道法，皆悉听许恣意修习，亦得是三种果报、人天泥洹。』时憍昙弥闻是说已，心生欢喜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若是果报正是佛恩。』佛言：『莫作是说。如来终不有恩于诸众生，如来终不于诸众生而计有恩。计有恩者，则破如来平等之心。憍昙弥！当知如来于诸众生计有恩无恩者，无有平等。何以故？若有众生毁害于佛，如来不瞋；若有众生以栴檀汁涂如来身，如来不喜。如来普于众生怨亲等观。唯是阿难，非如来也。以阿难故，令诸女人得入佛法。憍昙弥！未来末世，若有比丘尼及诸一切诸善女人，常当至心念阿难恩，称名供养，恭敬尊重赞叹，令不断绝。若不能，常昼夜六时令心不忘。』」

时憍昙弥告诸比丘尼及一切诸善女人，而作是言：「我等应当至心归命阿难大师。若有女人欲求安隐，吉祥果报，常当于二月八日、八月八日，着净洁衣，至心受持八戒斋法，昼夜六时建大精进。阿难即以大威神力，应声护助，如愿即得。」

时会大众，闻法欢喜，右遶而去。

##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五

##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六

失译人名在后汉录

### 优波离品第八

尔时如来，大众围遶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。尔时阿难即从座起，观察众心咸皆有疑：「如来世尊！云何乃听优波离下贱之人随佛出家？以听其出家故，毁辱一切诸王刹利种，增不敬之心，污信心故，永失福田，乃使白净王子难陀比丘生轻慢心。」

佛告阿难及诸大众：「汝等善听！汝等乃可说如来无有平等大悲、三念处、五智三昧，不得说言优波离比丘真实是下贱人，修习下行、下愿、下精进也；汝等乃可说如来烦恼，无常迁变，不可得说优波离下贱出家。如来以正遍知宣说真实之言，汝等应当信受佛语。如来知见生死过患，独觉成佛，优波离亦随出家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天人大众增仰，护持正法，持律第一，堪任供养，能令众生成就三种妙果，所谓现报、生报、后报。是故，当知优波离者，奇特妙行，偏为大悲菩萨，已于过去无量百千万亿诸佛所殖众德本，亦于诸佛法中持律第一，亦于释迦牟尼佛法中持律第一。」

尔时难陀比丘闻佛说已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大憍陈如足，次第至优波离前，俛仰而立，合掌而已。尔时如来即为难陀而说偈言：

「难陀当应知： 汝莫忧贫穷，  
亦不失富贵。 出家法应尔。」

难陀闻佛示教利喜，种种说法，心生欢喜，即正衣服，头面礼优波离足。应时天地六种震动，身心柔软，逮得己利，所作已办。

佛告优波离：「汝速师子吼于三宝四谛，在家出家七众差别，所谓三归、五戒乃至一切戒——利益众生戒、净烦恼戒、调御威仪戒、禅戒、无漏戒，兴隆三宝。」

时优波离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来以威神力引接将护，我乃少能所咨问耳。」

「云何名三宝，佛法及众僧？三宝若无性，云何分别说法僧差别名？归依三宝者，云何而奉行？三归若一者，不应说言三。若说三归者，云何七众名？」尔时优波离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所归依，名归依佛？」

尔时如来一一称解，答曰：

「佛陀者，觉，觉了一切法相故。复次，一切众生长眠三界，佛道眼既开，自觉觉彼，故名为觉。佛于一切法，能一切得一切说。」

问曰：「佛云何一切说？为应时适会随宜说耶？为当部党相从说耶？」

答曰：「佛随物适时说一切法。后诸弟子结集法藏，以类撰之。佛或时为诸弟子制戒轻重，有残无残，撰为律藏；或时说因果相生、诸结诸使及以业相，集为阿毘昙藏；为诸天、世人随时说法，集为增一，是劝化人所习；为利根众生说诸深义，名中阿含，是学问者所习；说种种随禅法，是杂阿含，坐禅人习；破诸外道，是长阿含。」

问曰：「佛若一切说者，有经云：『佛坐一树下，捉一枝叶，问弟子曰：「此枝叶多，树上叶多？」』答曰：「树上叶多。」佛言：「我所知法如树上叶，我所说法如掌中叶。』」云何言佛一切说耶？」

答曰：「有别相一切、总相一切，今言别相一切。有言：『佛能一切说，但众生不能尽受。佛非不能说。』有言：『应云一切知，直言说，不得言一切说也。』」

问：「若佛知而能说，声闻、缘觉依知而能说，何不称佛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尔。佛知说俱尽；二乘知说于法有所不尽。复次，佛解一切法，尽能作名；二乘不能。复次，佛得无边法，能无边说；二乘不能。复次，有共不共，二乘所得共，佛所得不共。声闻所得，三乘同知；中乘所得，二乘共知；唯佛所得，二乘不知，独佛自知。复次，函大盖亦大，法大法相无边，佛以无边智知说无边法；二乘智有边，故不称法相。复次，有根、义。根者，慧根。义者，慧所缘法。佛根义俱满，慧所缘法无有不尽；二乘根义二俱不满。复次，佛得如实智名，于一切法相如实了故；二乘知法不尽原底，兼有所不周，是以不得称如实智。以是种种义故，二乘不得称佛。婆伽婆者，不可以音传，不可以义解。云何世尊？以能知一切对治法故。复次，

世法言音不同，世人自不相解，佛悉知之，故云世尊。复次，勅比丘云：『凡二乘凡夫，自说得法。或乐静默，或入禅定，或以余缘，秘惜不说。』佛所得法，以慈悲力故，乐为他说。复次，云何？以破三毒故，得称世尊。」

问曰：「二乘亦破三毒，何不名世尊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尔。二乘有退，佛不退故。退有三种：果退、不果退、所用退。果退者，声闻三果退，下果不退。中乘二种，若百劫习行成辟支佛，果不退。若本是下乘三果作辟支佛，则果有退。佛果不退。不果退者，若向三乘人，未得而退，若修比丘三业，懈堕不进。凡有所修习，退而不勤，名不果退也。所用退者，凡所得法不现前用，如佛十力，小乘十智，用一余则不用。如诵十万言经，若不诵时，尽名所用退也。下乘不果退，中乘亦有不果退；佛无不果退，于一切行中无不勤故。二乘有所用退也，佛则不定。又云：『于十力中用一不用九，故名退也。』有云：『无不用退。如诵二十万言经，凡夫力劣故，或一日二日诵讫；佛能实时诵讫。十力亦尔，用能即用。无障碍故，无不用退。』又云：『佛无不用退。如着泥洹僧时，不直尔着，如凡夫人法，皆为利益众生故。凡所用法，有益则用，无益不用，非不能用，故无用退。』虽各有所解，而云不可定也。佛意不可思议。」

问曰：「声闻何故三果退，下果不退？」

答曰：「三果已曾得，故退；下果未曾得，故不退。如人饥得美食，久则不忘，此义亦尔。又云：『下果，忍作无碍道，智作解脱道；三果，智作无碍道，智作解脱道，故退。』又云：『见谛道无退；思惟道有退。净不净想，断结故。思惟道有逼迫，见谛无逼迫。见谛无逼迫，见谛结见理，思惟微生，故逼迫不退也。』又云：『见谛智力强，如大梁镇物；思惟智弱，故退也。』又云：『见谛欲界忍智二心能断九品；上界忍智二心断七十二品结，尽无色界，故不退也。』以是义故独名世尊。复次，佛习气断，二乘习气不尽。如牛伺比丘，常作牛伺，以世世牛中来故；如一比丘虽得漏尽，而常以镜自照，以世世从淫女中来故；如一比丘跳杼掷阁，以世世从猕猴中来；不得名世尊。」

「凡言『如是我闻』者，佛在时言；『我闻』，为是灭后也。撰法藏者言我闻，佛二十年中说法，阿难不闻，何得言我闻？」

答曰：「云：『诸天语阿难。』又云：『佛入世俗心，令阿难知。』又云：『从诸比丘边闻。』又云：『阿难从佛请愿：「愿佛莫与我故衣，莫令人请我食。我为求法，恭敬佛故，侍佛所须，不为衣食。诸比丘晨暮二时，得见世尊，莫令我尔，欲见便见。又，佛二十年中所说法，尽为我说。」』」

问曰：「二十年中所说法句，何由可说？」

答曰：「佛善巧方便，于一句法中演无量法，能以无量法为一句义。佛粗示其端绪，阿难尽已得知，速利强持力故。八万法者，又云：『如树，根茎枝叶名为一树，佛为众生始终说法，名为一藏。』如是八万；又云：『佛一坐说法，名为一藏。』如是八万；又云：『十六字为半偈，三十二字为一偈。』如是八万；又云：『长短偈四十二字为一偈。』如是八万；又云：『如半月说戒为一藏。』如是八万；又云：『佛自说，六万六千偈为一藏。』如是八万；又云：『佛说：「尘劳有八万，法药亦八万。」名八万法藏。』」

问曰：「契经、阿毘昙不以佛在初，独律诵以佛在初？」

答曰：「以胜故；佛独制故。如契经中，诸弟子说法；有时如释提桓因，自说布施第一。何以故？我以施故，得为天王，所愿如意，佛言如是。有时佛化作化佛，化佛说法；律则不尔，一切佛说，是故以佛在初。又如契经随处随决；律则不尔。若屋中有事，不得即结，必当出外；若白衣边有事，必在众结；若聚落有事，亦在众结；若于五众边有事，必在比丘、比丘尼边结，是故以佛在初。毘耶离者，或有国以王为名，或以地为称，或以城为号。此国以龙为目；迦兰陀聚落者，以鸟名之。又云：『聚落主名须提那者，父母求请神祇得，故名求得。』富贵者，富有二种：一众生类，二非众生。非众生者，多有金银七宝、仓库财帛、田畴舍宅；众生类者，奴婢仆使、象马牛羊、村落封邑，故名富也。贵者，或为封主，或有美德，人所宗敬，故言贵也。自归三宝，受三归法。」

问曰：「三归以何为性？」

「有论者言：『三归是教，无教性。』受三归时，胡跪合掌，口说三归，是名身口教也。若纯重心，有身口无教，是谓教无教。又云：『三归是三业性，身口意业也。』又云：『三归是善五阴。』以众生善五阴为三归，以三

宝为所归，所归以救护为义。譬如有人有罪于王，投向异国以求救护。异国王言：『汝求无畏者，莫出我境，莫违我教，必相救护。』众生亦尔，系属于魔，有生死罪，归向三宝以求救护。若诚心三宝，更无异向，不违佛教，魔王邪恶无如之何。昔有一鸽，为鹰所逐。入舍利弗影，战惧不解；移入佛影，泰然无怖，大海可移，此鸽无动。所以尔者，佛有大慈大悲，舍利弗无大慈悲；佛习气尽，舍利弗习气未尽；佛三阿僧祇劫修菩萨行，舍利弗六十劫中修习苦行。以是因缘，鸽入舍利弗影，犹有怖畏；入佛影中，而无怖也。」

问曰：「若归三宝能除罪过，息怖畏者，提婆达多亦归依三宝，以信出家，受具足戒，而犯三逆，堕阿鼻狱？」

答曰：「夫救护者，救可救者。提婆达多罪恶深大，兼是定业，是故难救。」

问曰：「若有大罪，佛不能救；若无罪者，不须佛救。云何三宝能有救护？」

答曰：「提婆达多归依三宝，心不真实，三归不满；常求利养名闻，自号一切智人，与佛争竞。以是因缘，三宝虽有大力，不能救也。如阿闍世王虽有逆罪，应入阿鼻狱，以诚心向佛故，灭阿鼻罪，入黑绳地狱。如人中重罪，七日都尽，是谓三宝救护力也。」

问曰：「若提婆达多罪不可救者，有经云：『若人归佛者，不堕三恶道。』是义云何？」

答曰：「提婆达多以归三宝故，虽入阿鼻，受苦轻微，亦时得暂息。又如人在山林旷野恐怖之处，若念佛功德，恐怖即灭。是故归依三宝，救护不虚。」

「三宝于四谛中，何谛所摄？于二十二根中，何根所摄？于十八界中，何界所摄？十二入中，何入所摄？于五阴中，何阴所摄？」

「三宝于四谛中，尽谛所摄，道谛少入；根中，三根所摄，未知、已知、无知根；于十八界所摄，意界、意识界、法界；十二入中，意入、法入所摄；五阴中，无漏五阴所摄。法宝于四谛中，道谛少入；法宝于四谛中，尽谛所



摄；僧宝于四谛中，道谛少入。佛宝二十二根中，无知根所摄；法宝是尽谛无为故，非根所摄；僧宝二十二根中，三无漏根所摄。佛宝于十八界中，眼界、意识界、法界少入；十二入中，意入、法入少入；五阴中，无漏五阴少入。法宝于十八界中，法界少入；十二入中，法入少入。法宝非五阴摄，阴是有为，法宝是无为故。僧宝于十八界中，眼界、意识界、法界少入；十二入中，意入、法入少入；五阴中，无漏五阴少入。」

问：「归依佛者，为归依释迦文佛，为归依三世佛耶？」

答曰：「归依三世佛，以佛法身同故。归依一佛，则是三世诸佛，以佛无异故。有云：『若归依三世诸佛者，有诸天自说我迦叶佛弟子，我拘留孙佛弟子，如是七佛中各称我是某佛弟子。以是因缘，正应归依一佛，不应三世。』有云：『不应尔。何以故？如《毘沙门经》说：「毘沙门王归依三宝，归依过去未来现在佛。以是义故，应归依三世诸佛。」』」

问曰：「若尔者，如诸天各称某佛弟子，是义云何？」

答曰：「诸天所说，何足定义？有诸天各称一佛为师，亦归三世诸佛，直以一佛为证耳。」

问曰：「何所归依名为归依佛？」

答曰：「归依语回转一切智、无学功德。」

「为归色身，归依法身耶？」

答曰：「归依法身，不归色身，不以色为佛故。」

问曰：「若色身非佛者，何以出佛身血，而得逆罪？」

答曰：「色身是法身器故，法身所依故，若害色身则得逆罪。不以色身是佛，故得逆罪。」

「归依法者，何所归依名归依法？」

答曰：「归依语回转断欲无欲，尽处涅槃，是名归依法。」

问曰：「为归依自身尽处，他身尽处？」

答曰：「归自身尽处、他身尽处，是名归依法。」

「若归依僧，何所归依？」

答曰：「归依语回转良佑福田，声闻学、无学功德，是名归依僧。」

「为归俗谛僧，为第一义谛僧？若归第一义谛僧者，佛与提谓波利受三自归，不应言：『未来有僧，汝应归依。』第一义谛僧常在世间。」

答曰：「以俗谛僧是第一义谛僧所依故，言：『未来有僧，汝应归依。』又，欲尊重俗谛僧，故作如是说。佛自说：『一切诸众中，佛众第一。譬如从乳出酪，从酪出酥，从酥出醍醐。醍醐于中，最胜最妙，佛弟子众亦复如是。』若有众僧集在是中，四向四得无上福田。于一切九十六种众中，最尊最上无能及者，是故言：『未来有僧，汝应归依。』不伤正义。」

问曰：「佛亦是法，法亦是法，僧亦是法。正是一法，有何差别？」

答曰：「虽是一法，以义而言，自有差别。以三宝而言，无师大智及无学地一切功德，是谓佛宝；尽谛无为，是谓法宝；声闻学、无学功德智慧，是名僧宝。以法而言，无师无学法，是名佛宝；尽谛无为，非学非无学法，是名法宝；声闻学、无学法，是名僧宝。以根而言，佛是无知根；法宝非根法；僧是三无漏根。以谛而言，佛是道谛少入；法宝是尽谛；僧是道谛少入。以沙门果而言，佛是沙门，法宝是沙门果；僧是沙门，法宝是沙门果。以婆罗门而言，佛是婆罗门，法宝是婆罗门果；僧是婆罗门，法宝是婆罗门果。以梵行而言，佛是梵行，法宝是梵行果；僧是梵行，法宝是梵行果。以因果而言，佛是因，法宝是果；僧是因，法宝是果。以道果而言，佛是道，法宝是果；僧是道，法宝是果。佛以法为师，佛从法生；法是佛母，佛依法住。」

问曰：「佛若以法为师者，于三宝中何不以法为初？」

答曰：「法虽是佛师，而法非佛不弘，所谓道由人弘，是故佛在初。」

尔时优波离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受三归戒时，先称法宝，后称佛者，成三归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所晓知，说不次第者，自不得罪，得成三归。若有所解，故倒说者，得罪亦不成三归。」

问曰：「若称佛及法，不称僧者，成三归不？若称法僧，不称佛者，成三归不？若称佛僧，不称法宝，成三归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成三归。」

问曰：「若不受三归，得五戒不？若不受三归，得八戒不？若不受三归，得十戒不？若白四羯磨，得具戒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一切不得。若受五戒，先受三归，三归既竟，乃得五戒。所以说五戒名者，欲使前人识戒名字。如白四羯磨竟已，便得具戒。所以说四依四堕、十三僧残者，但为知故说。又言：『受三归竟，说不杀戒，尔时得戒。』所以说一戒得五戒者，若能持一戒，五戒能持。又以五戒势分相着故，兼以本意誓受五戒故。又言：『受五戒竟，然后得戒。』于诸说中，受三归已，得五戒者，此是正义。如白四羯磨法，若受八戒，若受十戒，如五戒说。」

「若先受三归，作优婆塞，后若受五戒，若受八戒，若受十戒，更须三归不？」答：「不受三归。一切得戒，以先受三归故。」

「若先不受三归，直白羯磨，得戒不？」

答：「受五戒、八戒、十戒，但受三归，即便得戒。若受具戒，要以白四羯磨，而得具戒，不以三归。凡具戒者，功德深重，不以多缘多力，无由致之，是故三归十僧，白四羯磨，而后得也。五戒、八戒、十戒功德力少，是故若受三归，即便得戒，不须多缘多力。」

「受具戒已，何以但说四堕、十三僧残，不说余篇耶？」

「此二篇戒，最是重者。一戒若犯，永不起二。虽起难起，若波利婆沙、摩那埵，二十众中而后出罪。若难持而能持者，余篇易持戒，不须说也，是故但说二篇，不说余篇。」

问曰：「是波罗提木叉戒是无漏戒？是禅戒不？」

答曰：「非无漏戒，亦非禅戒。此波罗提木叉戒，若佛在世，则有此戒；佛不在世，则无此戒。禅无漏戒，若佛在世，若不在世，一切时有。波罗提木叉戒从教而得，禅无漏戒不从教得；波罗提木叉戒从他而得，禅无漏戒不从

他得。波罗提木叉戒不问眠与不眠，善恶无记心，一切时有；禅无漏戒必禅无漏心中有戒，余一切心中无也。波罗提木叉戒但人中有，禅戒无漏戒人天俱有；波罗提木叉戒但欲界中有，禅无漏戒欲色界成就无漏戒；波罗提木叉戒但佛弟子有，禅戒外道俱有。」

问曰：「优婆塞五戒，几是实罪？几是遮罪？」

答曰：「四是实罪，饮酒一戒是遮罪。饮酒所以得与四罪同类结为五戒者，以饮酒是放逸之本，能犯四戒。如迦叶佛时，有优婆塞，以饮酒故，邪淫他妇，盗杀他鸡。他人问言：『何以故尔？』答言：『不作。』以酒乱故，一时能破四戒。有以饮酒故，能作四逆，唯不能破僧耳。虽非宿业，有狂乱报，以饮酒故，迷惑倒乱，犹若狂人。又酒乱故，废失正业——坐禅、诵经、佐助众事。虽非实罪，以是因缘，与实罪同。」

优波离复白佛言：「优婆塞戒但于众生上得戒，非众生上亦得戒不？但于可杀、可盗、可淫、可妄语众生上得戒耶？若于不可杀、不可盗、不可淫、不可欺诳众生上亦得戒耶？」

答曰：「于众生得四戒，于非众生上得不饮酒戒。若众生可杀不可杀、可淫不可淫、可盗不可盗、可妄语不可妄语，一切得戒。下至阿鼻地狱，上至非非想处，及三千世界，乃至如来，一切有命之类，得此四戒。以初受戒时，一切不杀，一切不盗，一切不淫，一切不妄语，无所限齐，以是故一切众生上无不得戒。凡受戒法，先与说法，引导开解，令于一切众生上起慈愍心。既得增上心，便得增上戒。夫得戒法，于一切众生上各得四戒。四戒差别，有十二戒。于众生上，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，凡起此四恶有三因缘：一以贪故起；二以瞋故起；三以痴故起。于一切众生上有十二恶，以反恶故，得十二善戒色。一切无边众生上，亦复如是。设有百万千万阿罗汉入于泥洹，先于此罗汉上所得戒，始终成就，不以罗汉泥洹故，此戒亦失。得不饮酒戒时，此一身始终三千世界中一切所有酒上，咽咽得戒色，以受戒时一切酒尽不饮故。设酒灭尽，戒常成就而不失也。」

「先受戒时，于一切女人上三疮门中得不淫戒，而后娶妇，犯此戒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犯。所以尔者，本于女上得邪淫戒。今是自妇，以非邪淫故，不犯此戒。以是义推之，一切同尔。八戒、十戒，众生、非众生类，得戒亦如

是，二百五十戒。一切众生上各得七戒，以义分别，有二十一戒。如一众生上起身口七恶，凡起此恶有三因缘：一以贪故起；二以瞋故起；三以痴故起。以三因缘起此七恶，三七二十一恶，反恶得戒，一众生上得二十一戒色。一切众生亦复如是。以此义推，可一时得无量戒；不可一时尽犯，而得一时舍戒也。夫破戒法，若破重戒，更无胜进。设还舍戒，后更受者，更不得戒。如破八斋中重戒，后更受八戒，若受五戒，若受十戒，若受具戒，兼禅戒、无漏戒，一切不得；若破五戒中重戒已，若受八戒、十戒、具戒并禅戒、无漏戒，一切不得；若破五戒已，欲舍五戒，更受十戒者，无有是处。若舍戒已，更受五戒，若受八戒、十戒、具戒并禅戒、无漏戒，一切不得。若破十戒、具戒中重戒者，若欲胜进，若欲舍戒，还受戒者，如五戒中说。」

问曰：「禅戒、无漏戒、波罗提木叉戒，于三戒中，何戒为胜？」

答：「禅戒胜。有云：『波罗提木叉戒。所以尔者，若佛出世，得有此戒；禅戒、无漏戒，一切时有。于一切众生非众生类得波罗提木叉戒，禅、无漏戒但于众生上得。于一切众生上慈心得波罗提木叉戒，禅、无漏戒不以慈心得。夫能维持佛法，有于七众，在于世间，三乘道果相续不断，尽以波罗提木叉为根本，禅、无漏戒不尔，是故于三界中最尊殊胜。』初受戒时，白四羯磨已，戒已成就。始一念戒色名业，亦名业道。第二念已后生戒色，但是业非业道。所以尔者，初一念戒色，思愿满足，以通思故，名思业道；以前戒为因故，后戒色任运自生，是故但名业，非业道。初一念戒，有教无教；后次第生戒，但有无教、无有有教。初一念戒，亦名为戒，亦名善行，亦名律仪；后次续生戒，亦有此义。」

优波离复白佛言：「于三世中，何世得戒？」

答曰：「现在一念得戒。过去未来是法，非众生，故不得戒；现在一念是众生，故得戒。」

问曰：「为善心中得戒？为不善心中？为无记心中？为无心中得戒？」

答曰：「一切尽得。先以善心礼僧足已，受衣钵，求和上问，精进乞戒，胡跪合掌，白四羯磨已，相续善心，戒色成就，是谓善心中得戒。若先次第法中，常生善心，起诸教业，白四羯磨时，起贪欲瞋恚等诸不善念，于此心中

成就戒色，是名不善心中得戒。以本善心善教力故，而得此戒，非不善心力也。先以善心起于教业，白四羯磨时，或睡或眠，于眠心中而生戒色，是名无记中得戒也。先以善心起于教业，白四羯磨时，入灭尽定，即于尔时成就戒色，名无心中而得戒也。」

忧波离复白佛言：「若白衣不受五戒，直受十戒，为得戒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一时得二种戒，得优婆塞戒，得沙弥戒。若不受五戒、十戒，直受具戒，一时得三种戒。」

忧波离复白佛言：「若受具戒，一时得三种戒者，何须次第先受五戒，次受十戒，后受具戒耶？」

答曰：「虽一时得三种戒，而染习佛法必须次第。先受五戒，以自调伏，信乐渐增，次受十戒；既受十戒，善根转深，次受具戒。如是次第得佛法味，深乐坚固，难可退败。如游大海，渐渐入深，入佛法海，亦复如是。若一时受具戒者，即失次第，又破威仪。复次，或有众生应受五戒而得道果，或有众生因受十戒而得道果，以是种种因缘，是故如来说此次第。若先受五戒，次受十戒，受十戒时亦成就二戒：五戒、十戒；受十戒已，次受具戒，受具戒时成就三种戒：五戒、十戒、具戒。七种受中，唯白四羯磨戒次第三时得，余六种受戒但一时得，无三时次第也。若一时得三种戒，若欲舍时，若言：『我是沙弥，非比丘。』即失具戒，二种戒在：五戒十戒；若言：『我是优婆塞，非沙弥。』即失十戒，余五戒在；若言在家出家一切尽舍，我是归依优婆塞，三种一时尽失，不失三归；若次第得三种戒，舍法次第，如一时得戒中说。」

「若先优婆塞出家受十戒，舍五戒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舍。但失名、失次第，不失戒也。失优婆塞名，得沙弥名；失白衣次第，得出家次第。」

「若沙弥受具戒时，失十戒、五戒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失。但失名、失次第，不失戒也。失沙弥名，得比丘名；失沙弥次第，得比丘次第。终始常是戒，而随时名。譬如树叶春夏则青，秋时则黄，冬时则白，随时异故，树叶则异，而其始终故是一叶。戒亦如是，常是

一戒，随时有异。又如乳、酪、酥、醍醐，四时差别，虽随有异，而故是一。戒亦如是，虽三时有异，戒无异也。」

优波离复白佛言：「凡受优婆塞戒，势不能具受五戒，若受一戒、二戒乃至四戒，受得戒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得。」

「若不得者，有经说：『少分优婆塞、多分优婆塞、满分优婆塞。』此义云何？」

答曰：「所以作是说者，欲明持戒功德多少，不言有如是受戒也。」

优波离复白佛言：「若受一日、二日乃至十日五戒，得如是受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得。佛本制戒，各有限齐。若受五戒，必尽形寿；若受八戒，必一日一夜受，是故不得。夫白四羯磨戒有上中下：五戒是下品戒，十戒是中品戒，具戒是上品戒。入五戒中亦有三品：若微品心受戒，得微品戒；若中品心受戒，得中品戒；若上品心受戒，得上品戒。十戒、具戒亦各三品，如五戒说。若微品心得戒已后，以上中品心受十戒者，先得五戒，更无增无胜。于五戒外，乃至不非时食等残余五戒，得增上五戒。先得五戒，得本微品也，即先微品五戒。以中上品心受具足戒，先得五戒，更无增无胜。仍本五戒，自五戒外一切诸戒，以受具戒时心增上故，得增上戒。以是推之，波罗提木叉戒无有重得。以次第而言，五戒是微品，十戒是中品，具戒是上品。以义而推，亦可以上品心得五戒，是上品戒；中品心得十戒，是中品戒；下品心得具戒，是下品戒。以是义故，随心有上中下，得戒不同，无定限也。若请和上受十戒时，和上不现前，亦得十戒。若受十戒时，和上死者，若闻知死，受戒不得；若不闻死，受戒得戒。若白四羯磨，受戒和上不现前，不得受戒，以僧数不满故。若僧数满，设无和上，亦得受戒。」

优波离复白佛言：「五戒优婆塞得贩卖不？」

答曰：「得听贩卖。但不得作五业：一不得贩卖畜生，以此为业。若自有畜生直卖者，听，但莫卖与屠儿；二者，不得贩卖弓箭刀杖，以此为业。若自有者直卖者，听；三者，不得沽酒为业。若自有者，亦听直卖；四者，不得压油，多杀虫故。天竺法尔，罽宾以来，麻中一切若无虫处，压油无过；五

者，不得作五大色染业，以多杀虫故。洛沙等外国染法，多杀诸虫，是故不听。谓秦地染青法亦多杀虫，堕五大染数。」

优波离复白佛言：「夫八斋法通过中不食，乃有九法，何以八事得名？」

答曰：「斋法过中不食为体，八事助成斋体，共相支持，名八支斋法，是故言八斋，不云九也。」

「若受八戒人，于七众为在何众？」

「虽不受终身戒，以有一日一夜戒故，应名优婆塞。有云：『若名优婆塞，无终身戒；若非优婆塞，有一日一夜戒。但名中间人。』有经说。」

忧波离复白佛言：「若七众外，有波罗提木叉戒不？」

答曰：「有，八斋戒是。以是义推，若受八斋，不在七众也。受八斋法，应言一日一夜不杀生，令言语决绝。莫使与终身戒相乱也。」

问曰：「受八戒法，得二日、三日乃至十日一时受不？」

答曰：「佛本制一日一夜戒，不得过限。若有力能受一日，过已，次第更受。如是随力多少，不计日数。夫受斋法必从他人边受。于何人受？五众边受。既受八戒，若鞭打众生，斋不清净。虽即日不鞭打，若待明日鞭打众生，亦不清净。以要而言：若身口作不威仪事，虽不破斋，无清净法；设身口清净，若心起贪欲觉、瞋恚觉、恼害觉，亦名斋不清净；若身口意三业清净，若不修六念，亦名斋不清净。受八戒已，精修六念，是名斋清净。有经说：『若作阎浮提王，于阎浮地中一切人民金银财宝，于中自在。虽有如是功德，分作十六分，阎浮提王功德，于十六分中不及一分。』所谓最后清净八斋也。若人欲受八斋，先恣情色，或作音乐，或贪噉肉，种种戏笑，如是等放逸事，恣心作已，而后受斋，不问中前中后，尽不得斋。若本无心受斋，而作种种放逸事，后遇善知识，即受斋者，不问中前中后，一切得斋。若欲受斋，而以事难自碍，不得自在，事难解已，而受斋者，不问中前中后，一切得斋。」

问曰：「若欲限受昼日斋法，不受夜斋，得八戒不？若欲受夜斋，不受昼斋，得八戒不？」



答曰：「不得。所以尔者，佛本听受一日一夜斋法，以有定限，不可违也。」

忧波离复白佛言：「若不得者，如〈皮革〉中说：『亿耳在旷野处，见诸饿鬼种种受罪，或昼受福，夜则受罪；或夜受福，昼则受罪。所以尔者，以本人中，昼受戒法，夜作恶行；或夜受戒法，昼作恶行，是以不同。』此义云何？」

答曰：「凡是本生因缘，不可依也。此中说者，非是修多罗，非是毘尼，不可以定实义也。又云：『此或是迦旃延以度亿耳故，作此变化感悟其心，非是实事。』若受斋已，欲舍斋者，不必要从五众而舍。若欲食时，趣语一人，斋即舍也。」

「凡得波罗提木叉戒者，以五道而言，唯人道得戒，余四道不得。如天道以着乐故深重，不能得戒。如昔一时大目犍连以弟子有病，上忉利天，以问耆婆。正值诸天入欢喜园。尔时目连在路侧立，一切诸天无顾看者。耆婆后至，顾见目连，向举一手，乘车直过。目连自念：『此本人中是我弟子，今受天福，以着天乐，都失本心。』即以神力制车令住，耆婆下车礼目连足，目连种种因缘责其不可，耆婆答目连曰：『以我人中，为大德弟子，是故举手问讯。颇见诸天有尔者不？生天以着乐深，心不得自在，是使尔耳。』目连语耆婆曰：『有弟子病，当云何治？』耆婆答曰：『唯以断食为本。』有时目连劝释提桓因：『佛世难遇，何不数数亲近，咨受正法？』帝释欲解目连意故，遣使勅一天子令来。反复三唤，犹故不来。此一天子唯有一妇，有一伎乐，以染欲情深，虽复天王命重，不能自割。后不获已而来，帝释问曰：『何故尔耶？』即以实而对。帝释白目连曰：『此天子唯有一天女、一伎乐，以自娱乐不能自割。况作天王，种种宫观，无数天女。天须陀食自然百味，百千伎乐以自娱乐，视东忘西。虽知佛世难遇，正法难闻，而以染乐缠缚，不得自在，知可如何？』凡受戒法，以勇猛心，自誓决断，然后得戒。诸天着乐心多，善心力弱，何由得戒？饿鬼以饥渴苦，身心烧然；地狱无量苦恼，种种楚毒，心意痛着，无缘得戒；畜生中以业障故，无所晓知，无受戒法。虽处处经中说龙受斋法，以善心故，而受八戒，一日一夜得善心功德，不得戒也，以业障故。以四天下而言，唯三天下：阎浮提、拘耶尼、弗婆提，及三天下中间海洲上人，一切得戒。如拘耶尼，佛遣宾头卢，往彼大作佛事，有四部众。东方亦有比丘，在彼亦作佛事。唯有鬻单越无有佛

法，亦不得戒，以福报障故，并愚痴故，不受圣法。有四种人：一、男；二、女；三、黄门；四、二根。四种人中，唯男女得戒，二种人不得戒，黄门、二根。如男女中，若杀父、母、阿罗汉，出佛身血，坏法轮僧，污比丘尼，贼住、越、济人，断善根——如是人等，尽不得戒。大而观之，受染佛法者，盖不足言。若天、若龙鬼神、若鬻单越、若不男二根，种种罪人，尽得受三归也。」

问曰：「三世诸佛得戒等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等。凡得戒者，于众生类、非众生类上得戒。而一佛出世，度无数阿僧祇众生入无余泥洹，而后佛出世，于此众生尽不得戒。如是诸佛，先后得戒，各各不等。如迦叶佛度无数阿僧祇众生入无余泥洹，而迦叶佛于此众生尽皆得戒；释迦文佛于此众生尽不得戒。一切诸佛有三事等：一、积行等；二、法身等；三、度众生等。一切诸佛尽三阿僧祇劫修菩萨行，尽具足五分法身、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十八不共法；尽度无数阿僧祇众生入于泥洹。」

问曰：「经说：『一佛出世，度九十那由他众生入于泥洹。』何以言无数阿僧祇众生耶？」

答曰：「此经说：『一佛出世，度九十那由他众生』者，但云从佛得度者有尔所众生。而众生或自从佛得度，或从弟子，或遗法中而得度者。言九十那由他众生者，直佛边得度者。总而言之，无数阿僧祇众生入无余泥洹。三世诸佛三等尽等，而得戒不等。」

问曰：「恶律仪戒，众生类、非众生类上得也，能以不能尽得戒不？」

答曰：「但于众生上得恶律仪戒，非众生类上不得恶戒。有云：『但于能杀众生上得恶戒，不可杀众生上不得恶戒。』又云：『可杀、不可杀众生上尽得恶戒。』如屠儿杀羊，常怀杀心，作意杀羊，无所齐限。设在人天中，今者不杀，而受生展转，有堕羊中理，是故于一切众生尽得恶戒。十二恶律仪亦如是。十二恶律仪者：一者，屠儿；二者，魁脍；三者，养猪；四者，养鸡；五者，捕鱼；六者，猎师；七者，网鸟；八者，捕蟒；九者，呪龙；十者，狱吏；十一者，作贼；十二者，王家常差捕贼——是为十二恶律仪人。」

养蚕业等谓皆不离恶律仪。恶律仪戒有三时舍：死者欲爱尽时；受律仪戒时；如受三归时。初始一说，即舍恶戒；第二第三说时，即得善戒。」

「人作恶戒时，何时舍善戒、得恶戒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一说言：『我作屠儿。』即舍善戒；第二第三说：『我作屠儿。』即得恶戒。又云：『随何时舍善戒，即得恶戒。若善戒人未自誓作屠儿，但以贪利共屠儿作杀害事，尔时名犯善戒。求舍善戒，求得恶戒，必自誓作屠儿而得恶戒。』若受恶戒，自誓便得，不从他受。若欲受一日、二日，乃至十日、一年、二年恶律仪戒，随誓心久近，随意即得。所以尔者，以是恶法顺生死流，无胜进义，是故随事即得，不同善律仪戒。」

##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六

##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七

失译人名在后汉录

### 亲近品第九

「复次，菩萨摩訶萨知恩报恩，修大方便利益众生，应适随宜显示无方。善男子！有佛出世，号无畏王如来。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，应现世间，引接有缘。有缘既尽，迁神涅槃。灭度之后，于正法中有一婆罗门子，聪明黠慧，受持五戒，护持正法。婆罗门子缘事他行，远至余国，到于中路，多诸贼难，有五百人共为徒侣。前至险路，于顿止处，五百群贼常住其中，前后围绕，欲劫行伴。尔时贼主密遣一人，历伺诸伴，应时欲发。尔时贼中复有一人，先与是婆罗门子亲善知识，以亲善故先来告语：『善男子！当知于初夜时当有贼发。当时愤闹，恐相伤损，故来相告语。汝密自作方便，远舍而去，勿令伴知。』

「尔时婆罗门子闻此语已，譬如人噎，既不得咽，又不得吐。欲告语伴，惧畏诸伴害此一人，若害此人，惧畏诸伴没三恶道，受无量苦；若默然者，贼当害伴，若杀诸伴，贼堕三恶道，受无量苦。作是念已：『我当设大方便，

利益众生，不自为己。三恶道苦，是我所宜。』思惟是已，即便持刀断此贼命，使诸同伴安隐无为。尔时众伴异口同音而作是言：『大婆罗门子！卿是胜人，亦是纯善之人，云何今日作此大恶？』尔时婆罗门子，胡跪合掌，心生惭愧：『而我今日不应作恶，为利众生及诸同伴。』尔时众伴复作是言：『汝自杀人，于我何益？』答众人言：『此是恶贼，欲谋害众伴。为是伴故，断此人命，令伴安隐还家。而我罪报，甘受地狱。』尔时五百伴人举声大哭，悲喜交集，而作是言：『天下所重无过于命，所畏无过于死。所以然者，一切众生皆舍金银、珍宝、国城、妻子、衣服、饮食为救身命，我等众伴便为更生。』作是语已，『此婆罗门子为众生故，不辞众苦及三恶报。我等今日当念重恩。报重恩者，今当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』作是语已，即令发心。

「尔时五百群贼复作是言：『卿是胜人，纯善之人，云何乃能作是大恶？』婆罗门子言：『我诚知不应作是大恶。为欲利益一切众生，并护汝等身命故。』尔时群贼而作是言：『卿自杀人，于我何益？』时婆罗门子报诸贼言：『我先知汝等在此，但我默然，不告语国王及我诸伴。以是故令汝等身命安隐。』尔时诸贼闻是语已，而作是念：『我等身命便为更生。』即前合掌，向是童子：『善哉大士！修大悲者！愿勅我等何所作为。』答曰：『我所作者，唯当速发无上菩提之心。』尔时诸贼为报恩故，寻声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菩萨勤求精进，欲庄严菩提，欲报佛恩，常当忆念一切众生，如一子想。善男子！当知尔时婆罗门子岂异人乎？则我身是。以是因缘超越九劫，疾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」

复次，菩萨修大方便知恩报恩。佛在竹园精舍，有一比丘身患恶疮，形体周匝脓血常流，众所憊贱，无人亲近，住在边外朽坏房中。尔时如来即示神力，隐蔽大众，令无知者。如来独往病比丘所，随其所须，取水洗之。思惟是已，令欲界一切诸天知之。释提桓因与诸眷属无量百千前后围遶，雨众天花，作种种天乐，住虚空中。尔时忉利天王手持百福庄严微妙澡罐，盛满清净大悲净水，即前奉迎，头面礼如来足，却住一面。

尔时如来即伸百福庄严臂，即于纤长五指放大光明，远照诸天，大众已集，如来躬往病比丘所，即放顶光，照病比丘。比丘遇光苦痛即除，于脓血中，而起归命稽首，而形不随。如来即以右手，从天帝释受取宝瓶，灌病比丘

顶，左手摩拭病比丘身，身诸疮病随如来手寻得平复。得平复已，欢喜无量：「南无释迦牟尼！南无大慈悲父！南无无最胜医王！而我今日身病除愈，唯有心病。如来今者，为怜愍故，施我法药，除我身心所有重患。」

尔时如来告病比丘：「如来今者念汝重恩；如来今者欲报汝恩。」尔时病比丘惊喜无量。佛时即为示教利喜，比丘欢喜，即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。

释提桓因及诸眷属，无量诸天皆堕疑网：「如来云何枉屈神德，洗病比丘疮痍脓血，云言报恩？其事云何，愿为我等分别解说。」

佛告释提桓因及诸天人大众：「汝等善听！当为汝说宿世之事。释提桓因！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尔时有王，恶逆无道，非理压伏，逼夺取财。尔时恶王与一五百，深心相知，密共要言：『若当有人犯官事者，汝当苦治，维恩随汝。若得财贿，与我共之。』尔时五百常行鞭杖，得财多者，便令不着；若无财者，或致失命，以此为常。时有优婆塞犯小官事，将付五百，应受鞭楚。闻是优婆塞是好善人，便令无着于楚毒中，而得脱难。以是因缘，欢喜无量。憍尸迦！当知尔时五百者，今病比丘是；优婆塞者，今我身是。是故菩萨于无量阿僧祇劫轻恩重报，乃至正觉心常不忘。」

尔时释提桓因及无量天众欢喜无量，有四万八千诸天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发菩提心已，作天伎乐，各还所止。

佛告阿难：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知恩报恩，当行四事：一者，亲近善友；二者，至心听法；三者，思惟其义；四者，如说修行。复有四法：一者，随法不随人；二者，随义不随字；三者，随智不随识；四者，随了义经，不随不了义经。行此八法，名为知恩。复行八法，是名报恩。何等为八？一者，利；二者，衰；三者，毁；四者，誉；五者，称；六者，讥；七者，苦；八者，乐。复行四事，是名知恩，亦名报恩：一者，见恶众生，心生怜愍，以修慈因缘故；二者，见苦众生，目不暂舍，起悲因缘故；三者，见师长、父母、有德之人，心情欢悦，起喜因缘故；四者，见怨家众生，心不瞋恚，修舍因缘故。」

尔时阿难即整衣服，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来初发菩提心时，知恩报恩，行初四事，其义云何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尔时有佛出世，名毗婆尸如来。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，出兴于世，教导有缘。有缘已尽，迁神涅槃。正法、像法灭已，有国名波罗奈，人民炽盛，国土丰熟。其王常以正法治国，不柱人民。其国有山，名仙圣山。其山常有五百辟支佛止住其中，多有五通神仙亦住其中。尔时多有诸禽兽等，而来依附。有一师子，名曰坚誓，身毛金色，有大威武，力敌于千，发声哮吼，飞鸟堕落，走兽隐伏。游行山泽，见一辟支佛沙门，威仪清静。见已心喜，日日亲近，常闻诵经，说微妙法。

「尔时有大猎师，见是师子，身毛金色，心生欢喜，而作是念：『我若得此师子，剥取其皮，奉上国王，必施爵禄，七世无乏。』思惟是已，复发是言：『坚誓师子，兽中之王，弓箭所不及，弮网所不制。我今复当更设异计。坚誓师子所敬望者乃是沙门，我今当作沙门之像，密弓射之。袈裟覆上，细视徐行，往诣树下，彼若见我，必来亲附。以亲近已，便复挽弓，药箭射之，万无不获。』思惟是已，即便还家，而唱是言：『祖先已来，历世相承，常为猎师，未曾闻兽，身毛金色，况复见之？今欲猎取。』即剃须发而被法服，如所思惟，还入山中，坐一树下。尔时坚誓师子见是比丘，心生欢喜，腾跃亲附，舐比丘足。尔时猎师即便射之。既被毒箭，嗥噪哮吼，欲前搏撮。临欲毁害，复作是念：『此是沙门！被坏色衣，是三世佛贤圣幪帜。我今若害，不足为难，若夺其命，便夺诸佛贤圣幪相。』思惟是已，饮气忍苦。复经少时，毒药转深，苦痛难忍。思惟是已，复欲搏啣，复发是言：『不足为难。若毁害者，诸佛贤圣之所呵责。又复世间善恶不别，此是恶人，怀毒阴谋，欲来害我；我若不忍，与彼恶人，则无有异。修忍之人，一切爱敬；不忍之人，众所憎恶，增长烦恼，长烦恼故，生死增长；长生死故，生诸难处；生难处故，远离善友；远善友故，不闻正法；不闻法故，重翳疑网；以疑网故，远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我今不应起恶。』

「作是念已，即说偈言：

「『愿自丧身命，        终不起恶心，  
    向于坏色服；        愿自丧身命，  
    终不起恶心，        向于出家人。』

「说是偈已，即便命终。天地六反震动，惊诸禽兽，四散驰走；无云雨血，日无精光。

「尔时猎师即脱被服，持刀剥之，担负还归。既至家已，奉上国王。王见欢喜，问诸臣言：『我从生来，未闻畜兽身毛金色，如何今日亲自眼见？奇哉！怪哉！』徐问猎师：『以何方便，而得是皮？』尔时猎师即前白王：『唯愿大王赐我无畏，当以上事向大王说。』王言：『随汝所愿！』尔时猎师具以上事向大王说。

「王闻是语，心生忧恼，譬如人噎，既不得咽，又不得吐。即出，宣令一切大臣及诸小王大众已集，即自宣言：『诸君！当知我曾从智者闻如是语：『若有畜兽，身毛金色，必是菩萨。若一众生发菩提心，令一切众生得大利益。』如何今日，是恶猎师，设是方便，杀是菩萨？我今若以官爵、俸禄、象马、七珍、衣服、饮食、钱财、谷帛赐是恶人，则与彼一道共为劳侣。』思惟是已，即取猎师，夺其命根。持师子皮，还入山中，到尸骸所，即以牛头栴檀聚而成[廿/积]，以火阁维师子皮骨，收取舍利，起塔供养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诸善男子！坚誓师子者，今则我身释迦文是。菩萨如是亲近善友，乃至丧命，终不起恶。何以故？为知恩报恩故。所以者何？菩萨得近善知识故，能速成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善男子！菩萨常勤求善知识，为闻佛法，乃至一句一偈一义，三界烦恼，皆悉萎悴。菩萨至心求佛语时，渴法情重，不惜身命，设践热铁，猛火之地，不以为患。菩萨为一偈故，尚不惜命，况十二部经？为一偈故，尚不惜身命，况余财物？闻法利故，身得安乐，深生信心，直心正见。见说法者，如见父母，心无憍慢。为众生故，至心听法，不为利养；为众生故，不为自利；为正法故，不畏王难，饥渴寒热，虎狼、恶兽、盗贼等事。先自调伏烦恼诸根，然后听法，非时不听。至心听法，恭敬说者，尊重于法，是名菩萨知恩报恩。」

「云何菩萨至心听法？听法有四：一者，至心；二者，一心；三者，一切心；四者，善心。是名菩萨勤求十二部经。所以者何？念佛重恩，为欲流布诸佛正法，为欲增长诸佛法故，为令世间信佛法故，为令一切无量众生悉得无上菩提道故，是故菩萨念十方无量诸众生故，为报诸佛之重恩故，是故菩萨所以勤求十二部经。」

「菩萨何故勤求佛法？欲令众生信心故，是故求于因论；为知诸过罪故，为破外道恶邪论故，为知方便调众生故，为欲分别如来语义、世语义故，是故菩萨求于因论。菩萨何故求于声论？为令言辞净庄严故，不净之言不能宣说明了义故；为欲解知一切义故；不坏正语，憍慢心故；破于邪见，为知方

便调众生故，是故菩萨求于声论。菩萨何故求诸医方？为令众生离诸恶不善四百四病故，为怜愍一切众生，为令生信心故。既得离患心，生欢喜故。以得欢喜，心常念诸佛大悲，度众生故，是故菩萨求诸医方。菩萨何故求世方术？为易得财，利众生故；为众生生信心故；为知世事，破憍慢故；调伏众生故；知一切法，调闇障故。若有菩萨，不能如是求五事者，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成一切智。为得无上菩提故，求于五事。

「菩萨知恩报恩者，为众生说。说何事？云何说？说何事谓十二部经；云何说谓成就五事，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说有二事：一者，次第说；二者，清净说。次第说者：初说檀波罗蜜，次说尸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。为知恩报恩故，思惟其义，如法而住，是名次第说。清净说者：听者坐，说者立，不应为说；若听者求于法过，求说者过，不应为说；若听者依人不依法，不依法者，不应为说；若听者依字不依义，不应为说；乃至听者不依了义经者，不应为说。何以故？是人不能恭敬诸佛菩萨清净法故。若说法者尊重于法，听法之人亦生宗敬，至心听受，不生轻慢，是名清净说法。次第说者，一切说。一切说者，谓十二部经，乃至一句一偈，乃至半偈。若辞若义若法，于其法义示教利喜时，或时呵责，或时真说，或时喻说，随所应说；或浅近说，或易入说，随所乐闻，是名菩萨知恩报恩次第说法。清净说者，菩萨摩訶萨于怨憎中，修习慈心。得慈心已，于恶众生及放逸人，以诸方便而为说法，乃至爱乐其心慢恣及贫穷人，方便开示，而为说法，不为赞己、毁他、饮食、利养、名誉故，是名菩萨知恩报恩清净说法。云何如法住？身口意业修习善法，具足清净，知恩报恩，为庄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

「复次，菩萨摩訶萨知恩报恩，思惟其义，多闻速得总持，炽然法炬。为利益一切众生，应当修施戒多闻。供养说者，不求法过及说者过，无有害心，施众生无畏，是名知恩；受人天乐，得道涅槃，是名报恩。菩萨复有四种，修于忍辱，破坏不忍，庄严菩提，摄取众生。令修忍辱，若自忍，若使他忍，远离怖畏，是名知恩。以忍辱因缘，无有瞋心，眷属不坏，不受苦恼，心无悔恨；舍是身己，受人天乐，速得涅槃乐，是名报恩。

「善男子！菩萨复有四事，勤修精进，破坏懈怠，庄严菩提，摄取众生。为菩提道，令修精进；卧安觉安，离诸烦恼；增长善法，身受安乐，是名自利。菩萨精进，不恼众生，打掷呵骂，是名利他。舍是身己，受人天乐，身得大力，获菩提道，是名大果，是名菩萨精进四事。菩萨修定，破坏乱心，



庄严菩提，摄取众生。为菩提道，令修禅定，现受世乐，身心寂静，是名知恩。以身心寂静，故不恼众生，是名报恩报恩。菩萨舍是身已，受清净身，安稳快乐，得大涅槃，是名菩萨禅定四事。

「复次，菩萨知恩报恩，成就智慧，破坏无明，庄严菩提，以四摄法摄取众生。为菩提道，修行智慧，以知法界故，受身安乐，是名自利。能发众生世间之事及出世间事，是名利他。能坏烦恼智慧二障，是名大果，是名知恩，是名报恩。菩萨智慧四事不可思议。

「复次，菩萨非宿命智，知宿世之事，为观众生善恶诸业同受善者。为欲利益一切众生故，菩萨摩訶萨以大方便，处兜率天，成就寿命，有三事胜：一者，寿胜；二者，色胜；三者，名称胜。初下之时，放大光明，遍照十方；自知始入母胞胎时、住时、出时；于十方面行七步时，无人扶持，作如是言：『我今此身是最后边。』诸天、鬼神、干闥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，以诸华香、微妙伎乐、幡盖供养；三十二相庄严其身，无能胜者；以慈善力坏魔兵众；一一支节同那罗延所得大力；童胤之年，不学世事，而能知之；无师而学，自然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；梵天劝请，为诸众生转正法轮；正受三昧，雷声震吼，不能令动；诸兽亲附，爱如父母，畜生奉食，佛知心故；云神降雨，洗浴其身，树垂曲枝，荫翳其躯。既成道已，六年之中，魔常伺求，不得其短；常在禅定，成就念心，善能了知，觉观起灭，是名菩萨共生不可思议。不共生者，为欲利益一切众生，如彼狂人；缘见如来，还得本心；盲者得眼，倒产得顺，聋者得听，贪瞋痴者悉得除灭，是名不共生不可思议。

「又共生者，如来所行，不可思议。常右胁卧，如师子王；若草若叶，无有动乱；旋蓝猛风不动衣服；发足行步，如师子王、白鹅王等；若欲行时，先发右足；所行之处，高下皆平；食无完过，遗粒在口，是名共生不可思议。复次，共生不可思议：一者，足下平；二者，足下千辐轮；三者，指纤长；四者，足跟佣满；五者，指网纒；六者，手足柔软；七者，佣[蹲-酋+(十/田/厶)]肠，如伊尼延鹿王；八者，踝骨不现；九者，平立手摩于膝；十者，阴藏相，如象马王；十一者，身圆满足，如尼拘陀树；十二者，身毛上靡；十三者，一一毛右旋；十四者，身真金色；十五者，常光各一寻；十六者，皮肤细软，尘垢不着；十七者，七处满；十八者，上身如师子；十九者，臂肘佣圆；二十者，缺骨平满；二十一者，得身佣相；二十二者，口四十齿；二十

三者，齿密不踈而齐平；二十四者，齿色白；二十五者，颊车方如师子；二十六者，味中得上味；二十七者，肉髻相；二十八者，广长舌；二十九者，梵音声；三十者，目绀青色；三十一者，眼如牛王；三十二者，眉间白毫——如是八十种不可思议相好。一一相好复有无量百千种微妙相好。一一相好皆是菩萨从初发心坚固菩提，知恩报恩，修是妙行，是故今得无上菩提。」

佛言：「如来久于无量阿僧祇劫，至心修持净戒故，得足下平。供养父母、和上、师长、有德之人，以是因缘，得足下轮相。于诸众生不生害心，无劫盗想；若见父母、和上、师长有德之人，远出奉迎，安施床座，恭敬礼拜，破除憍慢，以是因缘，得纤长指。具上三行，得足跟佣满。以四摄法摄取众生，以是因缘，得指网缦。以好酥油摩洗父母、和上、师长、有德之人，以是因缘，得手足柔软。修集善法，不知厌足，以是因缘，得佣[蹲-酋+(十/田/厶)]肠。闻法欢喜，乐为人说，为法走使，以是因缘，得踝骨不现相。三业清净，瞻病施药，破除憍慢，饮食知足，以是因缘，得平立手摩膝相。见分离者，善言和合；自修惭愧，亦教人修，以是因缘，得马藏相。自净三业，亦教人净；若有众生四大不调，能为疗治，以是因缘，得身圆相。闻法欢喜，乐为人说，以是因缘，得身毛上靡相。思惟诸法，甚深之义，乐修善法，供养父母、和上、师长、有德之人；若行道路，佛塔僧坊，除去砖石、荆棘、不净，以是因缘，得一一毛右旋相。若以饮食瓔珞施人，除去瞋心，以是因缘，获得二相：一者金色，二者常光。以何业缘得一一毛相？即此业缘，得身细软，尘垢不着。常施众生所须之物，以是因缘，得七处满相。自破憍慢，调柔其性，随众生心，如法而行，为除不善，教以善法，以是因缘，得上身如师子相，得肩圆相，缺骨平满相。以何业缘得纤指相？即此业缘，得身佣相。远离两舌，和合鬪诤，以是因缘，得四十齿相，齿密不踈相，齿齐平相。修欲界慈，以是因缘，得白齿相。见有求者，欢喜迎送，以是因缘，得方颊车相。等视众生，犹如一子，以是因缘，得上味相。常施众生无上法味；见有忘者，施其忆念；自持五戒，转以教人；修集悲心，能大法施，以是因缘，得肉髻相、广长舌相。实语，法喜语，法软语，非时不语，以是因缘，得梵音声相。修集悲心，视诸众生，犹如父母，以是因缘获得二相：一者，目绀青色；二者，眼如牛王。见有德者，称实赞叹，以是因缘，得白毫相。三十二相，虽复各各说其因缘，真因缘者，持戒精进。何以故？若不持戒，能修精进，尚不得人身，况得三十二相，无见顶及肉髻相，等无差别。

「复次，凡所作事，定心不悔，以是因缘，得足下平相。若至心作，以是因缘，得千辐轮相、第二第三指网缦相、七处满相、细软肩圆、缺满身直、广长舌相。若常作者，以是因缘，得长指相、平住摩膝、常光一寻相、齿密不踈相。若净作者，以是因缘，获得余相。」

「复次，若于众生生淳善心，以是因缘，得手足柔软、肤体细滑、尘垢不着。次第修集，时节修集，以是因缘，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相。喜修善法，心无悔退，以是因缘，得金色身、常光齿白、眉间毫相。若闻赞叹，不生憍慢，覆藏善法，不令人知，以是因缘，得马藏相。所修善法，回向菩提，以是因缘，得一一孔一毛相、身毛上靡、口四十齿、最上味相。勤精进故，以是因缘，得方颊车、上身如师子相。至心爱念一切众生，如视一子，以是因缘，得齿齐平、紺青目、牛王眼相。修集善法，不知厌足，以是因缘获得余相。」

「菩萨摩訶萨住性行时，修三十二相业。住净行时，虽有如是三十二相，相不具足，未得明净。住十二行，尔乃了了明显具足一切佛法。虽无量相，众生不同，有上中下，不可思议，是故佛说三十二相。一切众生，所有功德，和合集聚，正与如来一毛相等。一切毛孔所有功德，和合集聚，乃成一好。合集众好，所有功德，增至百倍，乃成一相，唯除白毫、不见顶相。合集其余一切诸相，增至千倍，成是二相。和合集聚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所有功德，增至千万亿倍，乃成如来深远雷音——其声闻乎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微尘等诸佛世界。」

「为众生故，行大慈悲，知恩报恩，修集此不可思议甚深微妙，不可思议，如是相好。一一相好，能利益无量百千万亿大地微尘等众生，令发菩提心。次第修集，具足得成三十二相好。具相好已，悉令往趣菩提树，降魔成佛，转正法轮，利益众生，渡渴爱海，到大智岸，成就利益一切众生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一切大众，诸菩萨摩訶萨等，诸善男子！汝等谁能常念佛恩，护持正法，书写读诵微妙甚深大方便报恩经典？谁能于后恶世建大精进，受持拥护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谁能护法，流布此经，于一切众生作无边利益？」

尔时大会中有万八千大菩萨摩诃萨，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叉手长跪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能于后恶世之中，受持拥护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能护正法，教化众生。」

尔时师子菩萨复作是言：「世尊！我亦能以种种方便摄持众生。」

金刚菩萨言：「世尊！若有众生当堕三恶道，我能遮持，令不堕落！」

文殊师利复作是言：「世尊！若有众生，凡所求索，我悉能令一切具足。」

智幢菩萨复作是言：「我能惠施众生大智。」

法幢菩萨乃作是言：「世尊！我能以法普施众生。」

日光菩萨言：「世尊！我愿施于众生安乐。」

月光菩萨言：「世尊！我能教化一切众生，令修福德。」

善护菩萨言：「世尊！我能教化一切众生，令不放逸。」

无尽意菩萨言：「世尊！我能教化一切众生，悉令见无尽界义。」

月上菩萨言：「世尊！我能惠施一切众生无上安乐。」

如是等诸菩萨各自立奇特妙愿，庄严菩提，利益一切众生，为念佛恩，为报佛恩故，即从座起，胡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「愿以此经付嘱我等诸菩萨众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此经？云何奉行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此经名“摄众善本”，亦名“大方便”，亦名“微密行”，亦名“佛报恩”。」

佛告阿难及诸大菩萨摩诃萨众：「汝等当如说修行！」

说是嘱累品时，七万二千声闻发无上菩提之心。及余一切诸天、龙、鬼神、干闥婆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人非人等，及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##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七

---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3 册 No. 0156 大方便佛报恩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22 (Big5), 完成日期: 2009/05/22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(CBETA) 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, 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, 北美某大德提供, 小波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, 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
---